



人 情

著 臣 幹 左

長篇
小說
情 人

一九二八，七，初版。
一九二九，一，再版。
一九三〇，十，三版。

實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匯費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著 者 左 幹 臣
印 刷 者 亞 細 亞 書 局
發 行 者 亞 細 亞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月桂里L字第六十號

特約
分發
行處

北京：自強書局 天津：直隸書局 濟南：山東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廣東：共和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開封：豫都文書局 星洲：上海書局 汕頭：中華書局

各書均出
各大局售

情人

(一)

『我相信我們的程度已經有個譜了，你沒有看見嗎？當她下樓的時候會對
我表示感謝地笑了一笑呢。真美，她的笑！既不像那些老太婆爲着兒孫滿堂滿
足的笑，又不像那些那些年輕的小姑娘們天真的笑。真美極了，她的笑像有她
與人不同的成分似的。令人一閉眼就想起那些那些來。』

『老王，你也太窮兇惡極了，從她在台上起，直到她下樓時爲止，你一雙
餓眼老是死死地釘着她，我們看了也爲你難過！』

「真是餓狗遇見了一塊肥肉，我看了那個樣子，就先跑下樓來了。」

「我看她也不見十分美呀！不過身段好，又有相當的騷罷了。我看，我們只要多來得幾次，包你就得做入幕之賓，不過問題就是在「袁大」了。」

一個沈靜的深夜，他們四個年輕的伙伴像醉了也似的從那搖曳的樹影裏東倒西歪地走了過來。這個時候，寂寞的街面只映着那些灰黃的燈光，夜風把那些成熟了並且憔悴的樹葉輕輕地推送，使牠們在燈光底下舒適地唱着歌。巡捕已經不在崗位了，代替他們的是一些紅燈，血一樣光芒，映在那崗位周圍的一切上。

他們四個是剛從G世界回來的，這深夜才了着歸來，在最近似乎是他們習以為常的事情。每天一到夜神散開她的黑裳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要到G世界去做完這一件未完的事情，一直要到G世界的游人都走盡之後，他們

才在深沈的夜氣裏踏着步回來。

他們是一班神經質的青年，也是一班患了世紀病的青年，在這花兒還正放着苞子的時候，他們就覺着將來的凋謝。他們好像知道這世界已經到破滅的一天，在破滅之前像是不可不盡情舞蹈歌頌似的，他們又覺得世界人類國家一切都對不起他們，使他們一天天在苦悶煩惱中掙扎，非積極謀報復不可。總之，他們是走上頹廢的路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受了很深的病。

同有一樣嗜好，同有一樣的思想，於是他們就自然地結合起來。每天從「生活」圈套中逃了出來，在G世界和一班正等待着同情的妓女們談笑着，聽一聽那一班年輕的女戲子的歌喉，喝一喝那濃烈的老酒，未始不能夠將他們束縛了的腦筋放鬆一下。然而有時也感到自己的可憐，因為妓女們久而久之都不同他們來往了，賣酒處的伙計漸漸地於他們也輕視起來，有時他們在那裏領了一

筆稿費或者領得幾個可憐的薪水時，那他們又可以沈醉得一晌。他們雖然也知道這金錢的得來不易，然而他們却像和她有深仇似的極力地揮霍，一直到牠們完全沒有了爲止。

他們四個人都是對於文學有特殊興趣的。王是在B公司當編輯，伍是在上海爲某書局編幾部書，林是王的同事，只有馬是他們三個人新從遠方來的朋友，不久就要到別的地方去的。

這天晚上正是他們在酒後捧了G世界羣芳會唱的一個歌女叫湘雲的出來。他們胸頭的火焰似乎還沒有熄滅。王是已經爲她顛倒了；其餘地呢，也都無條件地在描摹她的姿態，寧靜的夜，幾乎爲他們鬧翻起來了。

「老王！你很有希望呢。難怪，你今天不是穿的新衣服嗎？」馬笑着說。

「刀劈三關威名大！……真美呀！那樣有抑揚挫頓！……喂！老伍，

你想什麼？」

王推着在一邊沈思不語的伍，一手搭在林的肩上。

「我不是湘雲，先生！」林很快地掙脫了他的手，笑着說。

王的臉泛着微紅與輕笑。「你看，老伍一個人在想呢！」

大家都集中目光在伍的身上，伍終於得聲明了。「她不美呢！不美！不美！絕對沒有秀紋美，……不過，她是要可愛些。你們看見沒有，她在影戲場裏和一個大胖子講話的時候。」

王像觸了電似的，舉起手來猛然地對靠近他走着的馬的肩頭上就是一下。

「氣死我也！和那樣一大堆濁物說話，真辱沒了她自己了。」

「嚇嚇！你還能担保她沒有和他睡過嗎？好像她就是你的了，說話都不夠讓他自由，不要面孔呵！」馬給他打急了，說了這幾句當是報了仇，引得大家

一陣狂笑。

「勝利終於是屬於有錢的人，老王你儘可以不必作夢了。」林說。

「什麼？夢？人生不就是一個夢嗎？人生的意義就是這夢將實現而未實現之前呵！」

接着又彳亍着前進，四個曳長的倒影，做盡種種鬼臉戲弄他們。間或有一兩輛從繁華的天地裏載着那些興盡的游人的汽車，懶狗似的駛過去。

「老伍，你看，我不久將要做一件使你們驚訝的事情。我要尋求人所不敢尋求的，我要希望人家所不願希望的。在這平靜生命之海上激起一個不平凡的波浪！」王一邊走一邊高興地說着。

林和馬都只有匿笑，在他們的意思，以爲王又在作甜夢了，本來，他們誰也想作甜夢的，並且誰也隨時隨地在作甜夢，但是，只要猜到人家在作甜夢時

，他們又只有匿笑了。他們都很明白王的意思，他們知道今晚老王的神經錯亂了。

惟有老伍這樣地回答他！『不要癡心了吧！你憑什麼去尋求這個迷夢呢？』這句話攢進王的耳裏，他的脚步更像軟灘灘無力似的。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窮得如何可憐，憑着一枝筆桿和血汗，才得養活他自己和母親，和一個老年無靠的母親的母親，他簡直不應該稍微浪漫一點，他的青春，應該永遠地葬在生活的壓抑下面。想到這裏，他胸頭澎湃的熱潮就像冰化了。

『除非停止母親和母親的母親的飲食，看能夠得到美人的一盼否？』老林這樣地打笑着他，這使他格外憤嫉。然而他又不能發怒，因為林的聲音不單是譏諷而且含得有同情的成份，這顫抖的音帶，使他只有想哭。

從樹枝裏，可以聽到一些粗裂的風的咆嘯，這四個連做夢都沒有權利的青

年，仍舊在那漫長的，一明一暗的馬路上迷醉了似的走着，他們的心潮有時騰沸着，叫囂着，有時又像降落到冰窟裏去了，詛咒着，謾罵着，和他們作伴的，只有黑漆的天空，和一些悲壯淒其的蛙聲吧了。

『然而……人世間不是也有茶花女的故事嗎？』王悠悠的說。

『要知道亞猛不是沒有錢的人哪！』

他們向這長路的一條黑寂的街道轉了灣，只看得見四個依稀影子依在那裏閃晃。

(二)

這裏是G世界裏面的羣芳臺。幾個稀疏的聽衆在那裏點綴幾個上了年紀的歌女的場面，鴉鵲無聲的場子裏，恐怕就連牠自己也想不到等下就是熱烈歡呼

，掌聲騰噪的地方吧。胡琴師成了習慣似的毫不經意地在扯着胡琴，打鑼的老人家在他知道將要有一會不須他的時候，他就撐着鑼錘作一度小小地睡眠，胡琴上兩根弦子抖出乾脆的聲浪，夾着那些老年的歌女哭訴似的歌調——中氣十足的歌調，更外把這屋子中空氣裏含着的愉快，生氣剗奪了。在唱着的人愈是看着那空空地一排座位愈是加重她的悲傷，而那些一眼可以數得出的聽衆，也愈是走的快了。

每回一個年紀老的苦笑着進去，那場子裏馬上就有一些人走了進來。出場鑼也拚命地敲着，於是許多眼睛都集中在那一個門帘上了。等待那門帘裏面的人不致太使他們失望時，那有些人就不會走動了。

姑娘們照例是像木偶一樣的，眼睛不動，嘴角也找不出笑意來，只呆呆看見她們把兩片嘴唇張動，其實，這並不是法律上不許可的事情，有些技巧的倒

因此得到許多好處並且抬高了自已的地位。所以，單是靠唱得好，而不知道眼波隨意地偷送，那就只有失敗的。這正像一個美人不能不敷粉一樣。

年輕的，漂亮的，善於笑的，善於送媚眼的，都在後面一個個登台了。這個時候，場子裏差不多找不到空的地方，一班年輕的捧角大家早就分據在那些最優秀的坐位了。他們嚴格地守着自己的門戶，如果是捧秀紋的絕對不會捧韻廬，好像他們中間也有忠貞這一回事。

每一個姑娘唱完了，位子照例是要空出一些來，因為捧她的那些人必得起身站在後台的門口等着她出去。

已經是時候了，秀紋，翠雲，秀英，都唱完了，並且她們身上的香氣帶了一些聽客姍姍地下樓去。等這個叫韻廬地唱完了之後，就是湘雲的時刻了。

從樓梯上悠悠地轉上了三個青年，他們紅潤着兩頰，帶着酒意發光的眼球

，很生動的流盼着，因為韻廬還差一段，所以他們就站在外面倚着欄干，三個人恰恰站成一個三角模樣。

「老伍，你們今天一定要拼命地叫好呀！老林你聽見沒有？」穿着學生服的王這樣說着，從此可以知道，他們不是無所謂而來的。

「好！我是從不叫好的，於今想不到也要嘗試嘗試了。」伍說。

「看吧，今天我們所獲得一定不止她的情笑呢！是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和她說一次話才好。你們誰有這胆子？」王說得興高極了。

「看我的！」老林伸出手來。

「你能夠嗎？」王追着問，伍也圓着眼睛。

「不是的，我之所謂看我的者，乃是叫你們等會看我叫好的能奈也。逗她說話，可是可以的，但是還沒有到辰光。」林說得他們都笑起來。

在韻廬的餘韻裏，他們三個人就一味地在討論着進行的事情，王的主張就是想送她一方匾額，去頌揚她。而伍的意思却屢次勸人避免煩惱，他總以為沙裏雖說可以淘出金子，但是那終究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自己自從那一次受過她的一笑後，連做夢都做了兩次，口裏雖說是勸人不要這樣，而自己時時刻也忘不了G世界。只有林，他倒沒有什麼主張，也不以一笑為滿足，也不以一笑為不滿足，根本他捧的是那個唱戲的時候喜歡憨笑的秀紋。

韻廬進去了，而他們却走了進來，前邊幾個隨韻廬的香氣去了的青年，倒留下幾個空椅，於是他們就坐下了。

湘雲在一陣劇急的鑼鼓後的小碎鑼的聲音裏登場了。她一眼瞥見台前守着的他們，臉上頓時露出一絲絲底笑痕，好像表示她心裏的愉快。他們三個也相顧微笑了起來，老伍的口不知道為什麼痴痴地張着。

她今天穿的是紫羅蘭色的衣裳，這顏色是老王最喜愛的，他不由得不用力一拍林的肩頭，以抑制他心頭騰沸的熱血了。『她真像一朵帶着露珠兒的紫羅蘭呀！』

恰巧，她今天也像是特別高興似的，唱的是她特別擅長的馬前潑水，碎鼓子的響聲「博博」地振動，胡琴師也特別拉得響些，打鑼的老頭子似乎也清醒了，她的喉嚨在她放着收束着，揚着抑着，宛如那澎湃的潮頭，又如那曬曬底小鳥，而且她的態度又極自然，有時還俯視着桌面微微地笑着。

觀衆們靜穆的心弦，都被他彈得洶湧起來了。不單只他們三個特意來捧她的人，差不多全場都搖晃着一些愉快的顏色，年紀輕的不用說喉嚨都叫啞了，就連其中的幾位感覺麻木的老頭子，也像這音樂使他又年青了廿年，乾澀的喉音也不停地低低喊着，兩隻青筋畢露的手掌也時而鼓拍着。

至於他們三個人那更激烈了，王幾乎連喊連跳起來，林性情比較浮動，有時也隨着王怪叫，只有伍不大十分做聲，有時雖也嘗試地低低喊一兩聲，而喊過之後總要回頭望別人一笑，好像是看別人是否在暗笑他。

王和林合着聲音喊好的時好，湘雲總很自然地瞟過眼來望望他們，帶着微笑的眼角，把伍張着的口引得閉了一下，並且吞了一口漩邊。

場子裏人忘記了天下，忘記了國家，忘記他自己的一切事，同樣底沉醉在這美好的空氣中了。

湘雲唱完了，也就是琴師們的工作完了，許多人都帶着他今天所得的愉快回去慢慢地去咀嚼回憶。他們的脚步遲緩，好像剛才台上的湘雲的影像。已經模糊了，現在有再看一眼的必要，所以他們是在等她。

王和伍林，不用說更要等她了，因為他們還想要得到她和上次一樣地給與

他們一笑呢。

她瀟灑地輕盈地出了後台門，微笑仍留守在她的眉角，在等着她的人們故意等她走到前去，好指着她苗條的背影，去發洩他心裏蘊集着要發洩的東西，有幾個年輕還若即若離地跟着她，好像一邊在找尋她那高跟鞋子的迹印。

他們三個也跟着她出來，不錯，他們心裏同樣地有這樣的感覺，他們的獲得已夠他們滿足的了。但是像有誰在驅使着他們，他們出了G世界的大門還要擠開了一些同樣在望着她的人到前面去靠近她站着。她這時候正在叫她的包車夫，一個老婆子和兩個小弟挨近她站着像是和她一道的。包車夫把車子拖得來了，她把兩個小孩子抱上了車。

『小姐，你自己呢？』包車夫問。

『我不坐，走回去。』她回答包車夫，却轉過頭來對我們笑了一笑。

隨即老婆子也叫了另外一掛黃包車坐上了，我們也見機。老林這樣催着：

「走吧，老王！」

我們在前走着，五尺距離的後面，有那位美麗的姑娘的鞋音。

「慢一點呀！」老伍低低吩咐着，長腿的王於是縮小了步伐。

輕輕的脚步掠過了那「紅錫包」的廣告牌，她已經走到同他一條線上來了

。這真是他們意外的榮幸呵！那美麗的姑娘竟先向他們說話了。

「你們還不去嗎？」她的聲音比她唱戲時還要美。

他們有點慌張了，因為誰也沒有想到這意外獲得，誰也沒有爲這意外的獲得去安排，所以他們竟一時說不出話來，幸虧夜色是這樣的沈黯，他們紅得像豬肝一樣的臉才沒有給她看到。後來還是王的面皮厚一點，就很恭敬地回答她。

「是的，現在我們就是要回去了，小姐，你也是要回去嗎？」王走過去靠

近她，和她並排地走着。

『我回去。你們住在那裏呢？』她肩頭微顫着。

『遠哪！』伍搶着說，一邊拿出手巾擦額上的汗。

『呵！是不是司令部的？……上一回也是有一個是司令部的呢，不知道你們認識不認識。』她整理她額前橫睡的頭髮，像是走到回憶的境界裏面去了。

『不是的呀！我們那裏有資格在司令部！』王的意思是想用這句話反去襯出「我們是司令部的」七個字，因為照他的觀察，也許不這樣說而老老實實的說出我們是文人，那也許她馬上就要離開我們，可羨慕的在司令部裏的科長科員們嘯！你們已刮奪了女人們的心了，王氣得幾乎發作出來，然而用力睜眼看，湘雲還在他身邊走着，他的氣也就消了。無論如何，女人總是應該原諒的。

『小姐，你是不是住在至德里？』在頂那邊走着的林出來說。

『你爲什麼知道？』她似乎是裝做詫異的樣子。

這是不用諱言的，他們三個有幾次叫過黃包車在他的包車後面跟過，所以她住在至德里早已是他們談話的資料了。其實，她住的地方豈是祕密得了的地方哩！

『小姐，要知道，我們到G世界不是一回兩回的事情呀！』王說。

她低了頭微微地笑着，好像知道他們是專爲捧她才到G世界來的。『謝謝你們，真的，我看到你們也有好幾次哪！』

三個人的胆子漸漸大了，她也見他們不否認是司令部的，也不停地和他們談，你們從她改鐘點談到他的藝術，再由藝術談到她的美麗，再談到他們爲她祝福的私心。看着看着看不見G世界屋頂上的紅燈了。

『我們願意你永遠地爲藝術努力！』王一手挾着帽子垂頭望着她。

她像懂又不像懂地答應了一聲，接着她又談起她進學校的事。

『這兩天時間改了，致連學校也去不成了，真是怎麼好呢？』

『小姐還在進學堂嗎？』伍像得到一種意外的安慰。

『是的，每天上夜課呢。現在可去不成了，可惡的B老板偏偏要叫我來壓台。』

『因爲除了你，沒有誰能壓台呀！』王看着她覺得更可愛了。『我們祝你將來得到莫大的幸福。』

後來他們又知道她姓黎名玉珊，從她極圓轉的對話裏，他們又知道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但是他們也從那中間發現了她蟄伏着的不簡單的腦筋。

這沒有規律的履聲，和這融恰的談話，把這偉大的夜點綴得不單調起來。他

們心裏充滿了愉快，老王的手指彈着草帽的邊沿，一邊謹慎地和她對話，林和伍也在一邊搖擺地走着。一片民房遠遠地在告訴他們至德里到了，他們的美夢好像已經是被那多事的雄鷄驚醒了一樣。

『密司黎，你能夠准許我們到你府上去坐一坐嗎？』王冒失地問。

『可以！』她的臉色更和藹了。『無限歡迎，只是舍下不足以迎貴客呢？』

貴客！貴客！她也許還在以爲他們是司令部裏的吧！

『好！謝謝你，我們有工夫一定來。』王代表三個人答着。

『今天可有別的事情？』她進一步問着，這又使他們三個慌張起來了。

『今天……我們不能回去得太遲。』其實，他們那裏怕回去得遲，不過是不知道到她家裏去的規矩罷了。

『好！那就請你們有工夫的時候來吧。』

至德里到了，那種頹敗的衙堂，想不到也能培植這一朵嬌艷的花。他們送她到了衙堂門口，一看，她的包車夫已經把衣服脫去睡在地上了。

『我們再見！』她舉起一條花手巾搖着。『明天見！』

『再見！明天見！』他們搖着草帽。

她進去了，他們站在里門口像失去了什麼似的，伍的腳步更慢了，身子隨着他的頭腦一道搖，王低着頭，時而又仰着頭，向前走去。

『碰鬼！』老林無所關注的說。『快走！再不走，要到天亮哪！』

『呵呵！上帝！你這倒是善意呢惡意呢？我已經被你戲弄了。』王仰着頭，適才的豪氣，流利的對話都消失了。

『滑天下之大稽！真奇遇呢！』老林望着王說。

「真奇遇！真是意外的獲得，我是滿足了！我是滿足了。」伍搖着頭。

「可恥，她起先就問我們是司令部的！」林的腦筋比較清楚一些，因為他腦筋裏湘雲還只占有一小部份，其餘大部份却是秀紋的了。

仍舊是平常一樣地踏着夜氣歸去。

「老伍！我決計送她一塊匾。」王興奮極了的說。「那上面應該題幾個什麼字呢？」

「就爲藝術而藝術吧。」老林含得有幾分輕蔑的意思。

「笑話！」伍不禁失笑起來。「又是這一套來了，記得吧，前年T和C他們不是寫一個信給一個歌女，叫她爲藝術而藝術，當時傳爲笑柄嗎？」他又入於沈默了。「唉！她們這一班人，什麼藝術，什麼藝術而藝術！不過只是用這工具去贏得多數的金錢吧了。」

「我的意思，如果不用「響遏行雲」「珠圓玉潤」的那一類腐臭的字句，那我們就只有用這幾個字了。」林仍舊保持他局外者的態度，並且，他想不暴發的笑，到這個時候終於忍不住了。「其實，我們不用這幾個字又用別的什麼呢？這一班窮措大！」

「乾脆點吧，G世界從此以後不要再來，來了既不得不捧她，捧她又不得不和她發生比較進步的關係，發生進步的關係，我們又只有使她失望，徒喚奈何！得到愈多，就只有愈失望，與其等到將去咀嚼失戀的苦味，倒不如在這時候放下手來。真的，我們那有資格談這些呢！」伍始終是退一步着想，他恍惚是一個哲學家，他把遠的將來，近的現在，都付在虛空的火爐裏，但是他自己却始終不能不說是人，湘雲的影子到底不能在他腦筋裏乾淨地瀟去。他苦極了，他分明知道那險惡的將來，但是他自己也不能駕馭自己不走向這條險惡的將來的

路子上去。從他緊緊繃着的眉頭上，從他無故的磨着自己的牙齒上，從他散亂的步伐上，可以知道他感情和理智交戰的苦痛的情形。

只有王，一個人不聲不響地在一邊走着。林和伍的談話，也許沒有送進他的耳門。他是在沈思慮上應該寫的字，格式，字體，和鏡框子應該用什麼材料這一類的事情吧。

「有了！有了！這幾個字真好！」王連忙搶了攏來。

「什麼字？可憐！爲一個女人就這樣瘋了。」林笑着。伍也圓着眼睛望着他。

「那裏不是叫羣芳會唱嗎？我們就送她五個字「願如花長好」吧！你看新鮮不新鮮？」

「好倒還好，不過就好像有點侮辱她的。」伍被逼說出自己觀察點。

「那裏是侮辱她，一個女子誰不願意有人稱祝像花一樣地好呢？連那種清高自賞的李清照還要插一朵花在鬢邊，問她丈夫人面和花面的比較呢？根本女子就是花，不是花就失掉女子的天職！」王爲自己辯護。

「呸！小心 A 女士聽了要打你的耳光，虧得你還在兩個婦女雜誌上做文章呢？」林有意罵他。

伍的臉上不自然地苦笑了一笑，說：「如果你僅只希望她和平常女子一樣做一朵花，那就完了，你看，名貴的花兒，是不是富家翁案頭的飾品呵！」
一切又歸於沈靜，他們三個人無言地向前進行。

「爲藝術而藝術呵！願如花長好呵！夢！夢！」像是林一個人在說話。

(III)

這裏又是一杯濃郁的美酒，把他們輕輕地送到了醉鄉！

他們終於像受了誰驅使跑到湘雲家裏來。在事前，他們的確費了一番苦心，他們到那個年紀老點的Y胖子處，探討到她家裏去的情形，並且王還特意坐着車子去一個雜誌的編輯部去要了十五塊錢的稿費，同時伍在一邊謹慎地打着西裝領帶的時候，嘴裏不住地詛咒跳不出金錢掌握的人生，發誓也不再往G世界去，林却儘情地懲重着以爲是不可失掉這大好的機會，他的意思，大約想在這個時候檢得一個經驗，留待將來一個人到秀紋那裏去應用。

好容易伍才不成問題，對着鏡子照了一照自己的西裝，把羊毛捲的頭髮理了一理，恰巧王一催，他就拿起草帽上路了，然而苦笑總離不開他的兩頰。

當進至德里的里門的時候，他們的心跳得厲害。王連吞着湯，好像要用牠去澆熄胸頭的火焰似的。伍幾次走進衙堂去又退了出來，結果還是被林拖了進

去。

湘雲這時恰巧在家，倚在一張精緻的沙發上出神地在看當日出版的一張小報。娘姨帶了他們進去，她怔了一會，然後笑着起來歡迎。這很遲頓的開場，在觀察敏銳的伍看來，更是添加他們的失望。他們的神魂都爲她顛倒，而她的腦筋的却沒有留一點迹痕。如何傷心的事呵！

——癡呵！人家誰知道你，就是爲她死掉了，她也不會知道呵！

他望着那映在穿衣鏡裏面自己的影子想着，他幾乎想哭出來，但是那一套紫羅蘭色的衣裳躍進他的眼簾，一抬眼又發覺一雙瑪瑙似的小眼睛對他注視着的時候，他的眼淚又化爲羞澀，趕緊把血紅的臉埋了。

而林王仍舊保持來時的興緻

湘雲倒也很容易地記起了他們，同時知道是司令部的先生的來到，她高興

極了，娘姨也不用囑咐地捧上幾碗龍井茶。她坐在一張方桌的下邊，王坐在她的對面，林半依在沙發上，伍的坐位是她指定的，是距離沙發不遠的一個靠椅上邊。她和王正在談着，伍照例地張着嘴望着。

她住的房間不大，但很精美，除掉沙發上蒙的布是紫色的外，其餘的傢具都是極溫馨的乳色。一切的點綴都很清爽而調和，梳妝台的上面還整齊地堆着一些書籍，好像大本頭的婦女雜誌也參雜在中間。

王當然把連宵預備的話在這個時候傾出來，長於應對的她，也能夠懂得權量他說的輕重報之以微笑或者是點頭。林和伍只落得留心看這屋子裏佈置，欣賞王美化過的辭句，和分潤一點她偶爾送過來的眼波。

『女士真是不可多得的呢。不知道小姐願不願意我們稱呼你做女士。』

『那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叫我做密司不更好嗎？』她說罷鬚笑了一會。

「好，那我們以後就喊密司吧！」王轉臉對林伍笑了一笑。「密司黎學戲學了幾年了呀！真唱得好，我聽戲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了。却從來沒有說是能夠使我自然地鼓舞起來的，藝術的力量就在這裏，藝術的精神也在這裏。牠能夠使聽的人自然地流露天真，自然地使人沈落在美的境界裏，忘掉了俗塵的一切，滌除了污濁的一切。我們聽密司李唱的時候就有這樣感覺。」

她媚然地笑了一笑，不論她了解不了解王所說的，然而她總覺得那絕對不會是不好的話兒。王又告訴他想送她一方匾的事情，她高興極了。

她非常善於談話，慘然地告訴他們歌唱生涯的無聊，時常要受許多流氓的欺侮，因時又極欣喜地請求他們永遠和她做朋友，她說，他們都沒有官僚的腐臭，但是又確是做了官，正是理想中的朋友。

其實，何嘗真如她所理想的呢？做了官而沒有官僚氣，那是不會有的事情

呵！他們雖然沒有腐臭氣，正因為他們不是官喇！

她又談到她的讀書，並且由這裏正要談到她的身世。娘姨却推門進來了。

「小姐，吳老爺來了。」

她頓時露出慌忙又故意鎮定的表情，正要站起來的時候，一個黑而矮的胖子卻從娘姨的身後跨進來了。湘雲却一躍地上去迎住他而他却圓着眼睛望着那三個年青的生客。他們也站了起來。

聰明的他們，也就明白一個大概了，從湘雲的目光裏，從那個胖子進來時的氣焰裏，他們明白一個大概了。王伍相對苦笑了一笑，他們心的深處已經在汨汨地流着鮮血了。

湘雲把他們四個拿攏，然後來介紹他們。那胖子的滿臉贅餘的橫肉，在靠近他們時才看得清楚，當他橫着光芒十足的眼睛對湘雲一掃時，王已經是憤火

中燒了，好像他那一眼已經剗奪了她的靈魂。

「這三位是司令部裏做事的。」她指着他們三個介紹給那矮而胖的人。

他嘴唇一抿對他們點了點頭，輕蔑擺在他的臉上。

「這是吳乃超先生，大商業家。」她反過來介紹他。

這「吳乃超」三個字攢入他們的耳鼓時，他們差不多都呆了。吳乃超不是S埠最著名的流氓領袖嗎？不是一個最有錢的人嗎？他到這裏來不是湘雲的榮耀嗎？

他們三個木鷄似的站着，到是湘雲看不過去了，在同那胖子談話的中間抽出身來請他們坐。他們三個人也就呆呆地坐了。

一陣夾着笑的驕媚的聲音連珠似的攢進王伍的耳鼓裏來，他們簡直不敢把臉抬起來望，怕是自己的臉被人家看見了。只有林他到很很地看了他們一回，

他看見湘雲倚在他的胸前，他看見他握着湘雲的手，他看見湘雲爲他解長衫上的鈕兒。他又看着埋着頭的王伍，他活潑愉快的心海，也不禁激起了一些淒涼的波浪。

『走吧？我們。』他扯了一扯伍的衣，低低進說。

伍一躍起來，他好像在極惡夢境逃出來的一樣，王也起來了。那胖子却奇怪地望了他們。伍最先走向房門去。

『密司黎，我們走了。』王招呼了她一聲，急忙把頭埋着，像是臉上有不能見人的祕密似的。

『今夜G世界見！』湘雲走來送他們，胖子從桌上拿起那小報來看。『對不起怠慢了。』

他們無言地出來，她也無言地把他們送到大門口。她微笑着倚着大門看他

們出了衙堂。

他們像被久禁在牢獄裏的囚徒，一旦離了獄門，不知道要如何的一樣，聽憑腳幹的自由向前進着。

一陣風來把他們吹醒了許多，王舉起手來向天詛咒着：『夢呀！惡夢呀！』
『這真是我們的恥辱！然而我們自討的，應該！應該！』林憤慨地意思在怨王。

伍也醒了，大家相對，不知道是應該笑呢，還是應該哭。

『你看她是不是長三？』林問。

『不是長三是什麼？狗妓女！生成是給富人玩弄的東西！』伍苦笑着：『氣死我也！老王還起勁得很呢？』

王始終不做聲，埋頭向前走着。

手偶爾觸到衣袋，叮哪一響，使王馬上歡呼起來。

『走！走！老豫泰去！老豫泰去！』

『是不是給娘姨的兩塊錢忘記把她？』林問。

『是！老豫泰去！』

他們無言的前進，只有老林的鼻子裏似乎攢進了一股酒香，

(四)

G世界羣芳台的前面，半月來便沒有王和伍的跡踪了，只有林，每天都靠得住的，隨秀紋之來而來，隨秀紋之去而去。一切都和從前沒有兩樣。

※ ※ ※ ※ ※

這兩個青年的影子始終離不開湘雲的腦筋，尤其是每當吳老爺來的時候。

使他更奇怪的，就是那一次他們從她家裏走後，在羣芳台的前排坐位上一直找不到他們的影兒。她很聰明，她知道他們已經不恥她爲人了，他們醋意寵惹了。雖則這些都是夠引她暗笑起來的資料，但是她總以爲他們是她害了的，那天臨出門時喪沮的顏色，她永遠地不能忘掉牠，她覺着有一件事使他難過。

每天無精打采地哼了兩句回來，無論台的掌聲拍得如何響亮，但總激不起她臉上像往日微笑的波紋，無論那些年輕的小夥子怎樣追隨她，挑剔她但總會得着她的酬報。憂思的網深深地鎖住她的眼角眉梢，平素她臨去時總要看看大京班的京戲的，現在却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於是有人說湘雲病了。病了，眸子失去了流盼的效能，必然地，台下的掌聲一天比一天疏薄了。

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着了什麼魔，當清醒的時候，她也曾看得出自己這樣下

去不啻自殺，掌聲一天天稀薄了，熱烈的狂喊簡直找不着了，自己不是要落伍了嗎？但是只要她一走進G世界的大門，走進翠芳台的場子，舉目一望，她準備了的勇氣就無形地銷失了，仍舊懶拖拖地唱了回來，回來以後，又連自己也想不到方才爲什麼要這樣？

有許多愛護她的人不時告誡她，自然，那時常到她家裏來的黑而矮的胖子是其中的一個。她却時常笑着回答他們，說她自己比別的人清楚。別的人也知道她心裏有事情，心裏有事情，在他們認爲是年輕的女孩子們當然有的事，絕對沒有想到是爲了那兩個青年。

吳老爺在湘雲的眼裏漸漸變成一個極可厭惡的人了，在許多行爲上都可以證明這一句話，這頓時使她一家的人感到起了莫大的變化了，這變化的可怕甚至比她有病還要厲害些，而吳老爺自己也覺到她的心田裏已經爲別東西占有了！

『不要這樣對待吳老爺呀！妹子！』在一天晚上吳老爺去後，她嫂子對她這樣說。『他來真是難得呀！』

她不作聲，只呆呆地望着她嫂子的嘴唇。

大家的意思以爲吳老爺一定帶了許多氣憤回去了，回去了也許不再來。原來當吳老爺來的時候湘雲照例是要起來爲他脫衣的，脫了衣之後必定要和他挨近地坐着，並且還要說上一些甜蜜的應酬話兒，這時候她對於他，除掉出乎在後房裏隱隱監視的嫂子所假定的範圍以外的行動，她應該是絕對忍受，服從的。有時他高興起來抱着她的頸子把圓圓地一個黑腦袋湊近她時，她除掉微微地表示憎惡以外，只有隨他的擺佈，有時他或者湊近她耳朵對她別有所要求，那她一轉臉——這是一個暗號，她嫂子就藉端跑進來了。因爲這是出了她所假定

的範圍。

這一回吳老爺來，正是她睡倒在床上的時候，老爺的脚步故意放重點，而她仍不見起來，吳老爺也算是一個多情的人了，他趕忙自己脫了衣裳，走到她床前站着，聲音在他可以說是不能再放低了，像一片溫柔地低啞的滾水聲。她正閉着眼睛裝睡，在後房裏監視着的嫂子炯炯目光裏，他輕輕地沿着床邊坐下來，一手去摸她隆隆地隱隱地凸出的乳部，身子並且也隨着倒下來，急切的呼吸，帶着酒氣的薰味，直攢入她的鼻管裏。她原來是裝睡的，她知道他進房，脫衣，上床，並且一隻肥短的手到了她自己的胸部。她醒了，她一躍起來，紫黑色的一團東西馬上進映他的眼簾，更使她火焰張大。她推開他的手。

『不要無禮！』她站起要下床來。但是恍惚又有人在那裏告誡她，下意識又使她轉了柔和的語調說了一句『人家在睡覺，你却來吵醒人家，討厭！』她

本來想再對他笑一笑的，但是孤傲的性格不許可她。

吳老爺從床上緩緩地爬起來，羞紅竟會在他臉上發現，的確是可奇怪的一件事。他以為她太侮辱了他「不要無理！」「討厭！」自從他之為他以後沒有誰對他這樣叫過。他一轉為怒了：『什麼東西！老子抬舉你！你配叫我「不要無理」「討厭」嗎？』

舊恨新仇不由不變成一滴滴的淚水騰上她的眼椽了。

嫂子急忙從後房裏出來，第一着就是笑着臉對吳老爺。

「老爺！包含點吧！年紀到底還輕呢！侍候得不好，爺管教管教就是，用不着生氣了。」嫂子卑鄙的樣子使他淚水益外加多。

「這孩子起先倒還可愛，現在却變壞了，只要老爺高興，去打聽打聽！在S埠裏什麼事情辦不到呢！」吳老爺憤憤地說，雖然他的錢再多，雖然他安富

尊榮地享受這許多年數，但是他舊日的軀壳，總仍舊是舊軀壳，簡直是一個老流氓。

「自然是咧！等會讓我告誡她，這還了得！」嫂子說着橫着眼望了一望她，又一轉，偷射到吳老爺的臉上，好像在觀察這一句話是否有解除他的惱怒的力量似的。「喝茶吧！」不要氣哪！這小東西還怕不服爺的管？」她把茶恭恭敬敬地遞給他。

什麼都足以作爲她淚水爲原料，無論嫂子的話，老爺的話，嫂子的眼睛，老爺的喉嚨！

吳老爺却處之泰然，也許她的哭倒足以增加他的愉快，倒足以增加他對於她的愛悅呢。於是他預備穿衣服走了，一邊說：「準預吧，我倒要把這妮子收爲自己的人！」

『那才是她的福氣！哈！哈！』她嫂子的願望。

嫂子的願望歷來是這樣的，之所以要她和他接近的原由也在這裏，這出乎她意料之外有這迅速的成功。嫂子早已就知道吳老爺家裏有八個姨太太了，而每一個姨太太都是重價得來的。

吳老爺在汽車聲裏去了。嫂子回轉房來重一回輕一回地說了一番。

『妹子！這是你的福氣呀！小心呀！』

她無言地和淚倒在床上睡了，G世界也去告了假。

※ ※ ※ ※ ※

——我爲什麼要這樣作踐我自己呵！

——我爲什麼要侍候他？我果真應該服他的管嗎？

——我甘心做他的九姨太太嗎？我甘心爲無聊的兄嫂的享受犧牲嗎？

如潮的思想湧上了她的心頭，過往的陳迹樁樁件件地在她眼前掠過，未來的幻像。做盡了許多鬼臉兒。燈光又這樣的淒其，外面的風聲又那樣地慘厲，寂寞悲哀困住了的她，只有拿充分地淚水來洗面了。

走進梳妝台的前面，自己的上半就映在暗淡的鏡子裏面，她不禁舉起手來撫着自己的雪腮。

——我爲什麼要有這一幅姿容！……唉！也應該不是福薄的樣子吧，也應該不是永遠零落的樣子吧！

她又想起了兩個青年的影子了，深沈的悲哀裏也發出一枝喜悅的芽來。她恍惚看到自己和一個穿着軍服的少年站在一起，那少年胸前叮叮唧唧的勳章把她的臉都映紅了。

——夢呵！夢呵！

她伏在桌上，肩頭聳動着。

(五)

這當然是她的榮幸，相思之神竟然臨到她的頭上來了。本來她是不應該有這權利的，憑着唱，得着許多拜倒她的人，在拜倒她的人中再擇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再得了相當的代價賣給他就完了。

然而，相思之神竟落在湘雲的髮上了。

她的生活自從她有生命以來沒有這樣矛盾得可憐！她厭惡那吳老爺，而一方面又要受她兄嫂的擺佈和吳老爺接近。吳老爺自從那一次以後，像是要特別和她作對似的，來的格外勤了。

到G世界去的興趣一天一天減低了，並且十天就有六天是告假，即使不告

假也不過苦着臉跑上台去對那些熱烈的等着的看客哼一兩聲，她的聲音像幽谷的落葉，像負了傷的小鳥，那樣顫戰淒其。回來，也不像從前有說有笑的，老是一個人守在房裏抱着一本小說發呆，這只怪老天爺不該給她一個黃金的童年時代，更不該使她在童年時代學會了這煩惱的根源的文字，以致她現在從小說裏找着了一些她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常在腦海裏馳騁着。但是，她愚騷的兄嫂倒不會疑到她的煩惱是從那麼一堆爛紙裏發揚出來的，僅止這一點，她能夠自由。

然而，在這時候，倒可以斷定她不一定是在相思那兩個青年呢。她的相思是沒有方向可以寄託的，像游絲一樣在那裏飄蕩。

最難堪的是沒有寄託的相思呵！

※ ※ ※ ※ ※

她原來是K省D縣的人，父親是那圍城不過二十里的D縣裏有名的紳士，

這紳士的頭銜和一部份薄薄的產業，都是她祖父給遺留下來的。她父親沒有別的本領，僅只能保持這紳士的頭銜，每天拿祖宗遺留下來的財產在D城裏蕩來蕩去，當她五歲的那一年，也是當家財用去二分之一的那一年，父親就告辭了這平淡無奇的人世長逝了，留下了她和她的母親，還有一個二歲不到小弟弟。

因為家產還有二分之一的貽留，於是母親撫養她們姊弟二個倒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她母親很有目光，知道她自己的丈夫完全是吃了沒有受教育的虧，她自己也因爲沒有受教育也才有今日的痛苦，如果她是受了教育的，她或者不致於找到這樣的一個丈夫。所以，她寧可以省衣節食，對於兒女們教育却沒有忽略過，她在第六歲的那一年就進了一所小學校了。

從小她就博得許多人的愛憐，桃色的雙頰，明媚的眸子，拖着把烏油油地長而黑的頭髮，一說話就帶着微微的笑，一笑兩腮上就顯出兩個酒窩，好像

那裏面從小就深深地儲着她悲哀的運命了。她母親非常愛她，在黑暗中她簡直是她惟一的光亮。

不幸的事情是在他七歲的那一年發生，在一天傍晚時節，她忽然失蹤了。一直——永遠永遠沒有再回來。

那响正是D縣鬧拐子最凶的時候，於是許多人斷定一定是拐子拐去了。可憐她的母親，每天流着淚想她，每天流着淚在暗中摸索，她又疑心莫不是死了，她又掛念她現在是否在飽受折磨？她不敢作非分的祈禱了，她只祈禱她能夠好好在人家裏住着，或者是做了妾婢，或者是做了婢女，甚至做了娼伶。可憐她不但敢祈禱她回來，就連祈禱她嫁一個好好的人夫妻們永遠地相愛着的這一句話都不敢想了。

她果然是被兩個拐子帶了離開她的故鄉，那拐她的就是她今天所認的兄嫂

。他們帶她一直來到了S埠，S埠的日月把她一天天催發了起來，漸漸地使她更美麗更嬌艷了。

拐她的兩個男女本來是絕頂的壞人，他們對她早就有巧計的安置，於是叫她學歌，叫她學媚，到她十六歲的那一年，她的技術已經成功了。

湘雲本來不是她的真姓名，黎也是那兩個男女的姓，只有玉珊兩個字才是她從家裏帶來的。依那男子的計劃，她早就做了堂子裏的姑娘，或者就做了人家的侍妾，幸而那個女的對於她還有更大的後望，所以她才沒有落在那茫茫無際的海中。

她從前的事情自己也還記得一些，雖然相隔已經有十幾年了。她早已知道這假的哥嫂對她沒有好心，她的前途她自己也明白沒有一分光亮。但是，她却這樣想過：如果能夠有一個男子幫她殺掉那兩個狗東西，那她也許重新得到人

生的意義。

她終於到G世界羣芳台前賣唱了，那是吳乃超的介紹，正是她十八歲的那一年。

好多好多人都爲她顛倒了，瘋狂了，只有那黑而矮的吳胖子微笑着對了她。

正是她贏得無數采聲的時候，也正是她的母親流着淚爲她祈禱的時候！

※ ※ ※ ※ ※

湘雲睡在床上還沒有起來，因爲昨夜睡眠的時間又爲思索用去一半了。小丫頭忽然把她推了醒來，遞一樣東西給她看。

這使她驚疑了好久，因爲小丫頭遞給她的是一封信。信，在她們這裏是極少有極少有的，她幾乎不敢拆開來，細看了一看上面確明了是給黎玉珊女士的

。她閉目想了一會，然後才把牠拆了開來。她還可以讀得下去。

『玉珊小姐：對不起，恕我用這一個小捶來擾亂你的心弦了。我是誰？小姐，即使你不看後面的署名，只要你稍微把眼睛閉上一閉，或者就可以想到了。那樣一個頭髮蓬蓬地，面色憔悴地青年呵！我這種舉動，在你，在其他一切的人，都一定要認爲無聊的吧！你們都要忍不住笑吧！但是在我却認爲是一件至神聖的事情，因爲純爲熱情衝動所做出來的事，那才是聖潔的，純真的呵！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就寫這封信給你了，雖然在寫的時候心裏難過得厲害。小姐，恕我來喚醒你的美夢吧！爲着人道，爲着上帝，爲了愛你，我實在不得已才這樣做呵！唉！小姐，你自己以爲你的生活是非常安樂吧，每天從G世界回來，裝滿一些采聲在耳鼓裏，再有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在你面前周旋，供給你的揮霍，滿足你的慾望，這樣，你以爲

就夠了吧，——在人的短短的一生中！別的人也許我死也不會寫信勸她，因為在另一方面說，上述的滿足，也的確可以建築一個美滿的人生了。但是於你却像不然，我一看到你，就像知道你絕對不會是和普通女子一樣，我知道你見有高超的理想，我知道你是不滿於現狀的——尤其是這種卑污醜惡的現狀！雖然有些地方不免令我失望，但是我相信那是你不得已而做的事，我只有更相信，更同情你！

僅只見過幾面的人，那裏就談到相信了解呢？然而，我像真能了解你。自從那一次從你家裏回來，我們三個人就跑到老豫泰痛飲了一頓酒，那天，老實說，我們的確有些恨你哩！我恨你只不過和平常女子一樣把身子壓在金錢的下邊，簡直是一個娼妓的骨格……呵呵！小姐你不見氣吧！這是自然的反應，看着自己的理想中的人，而去做不是自己理想的事，那焉得

不氣憤呢？但是我們一從老豫泰出來就恍然若有所悟了，我們想起你送我們出來時的情形，我想起你對我們苦笑的样子，我們後悔了，我們後悔不應那樣地走出你的大門，並且那樣的在街上咒罵着你。小姐，當天的晚上你一定沒有好睡吧，我們可以從我們自身推想到你。對嗎？或許錯了。其實，我們到今天還沒有睡過好覺呢？

十幾天我們發誓沒有到G世界去了，因為怕苦了你，同時也怕我們見着了你會對你說一些不中聽的話兒。其實，每天只要一到天黑，我們心就已經離開她的巢穴飛向那紅燈綠影的G世界去了，一直繞在你的身邊，加添你對於藝術努力的勇氣。這你當然知道了，這無形無影的心繞在你的身邊。恐怕就連這十幾天G世界沒有我們的影子——就永遠沒有我們的影子——你也不會留意吧！

你是知道的，伍這個人是一個悶在心裏做事的人，不像我還可以在說話的時發洩一發洩胸中的積悶，而他，却只會長吁短嘆地獨自個去煩悶吧了，他是一個熱情極豐富的青年，不能夠達到他的願望時，他簡直可以把生命隨意地拋擲。自從那天晚上回來，他的神經更外失常了，他詛咒人生，他詛咒金錢，他詛咒女子。可憐，我同他患了一樣病的人，在那個時候我還要避開我自己的痛苦去向他解勸，然而，他已經沒有法了，時常一個人癡笑，時常一個人發呆，有的夜裏我沒有入睡的時候，他却大呼小叫地喚着你的名字！姑娘！你也許要奇怪到十二萬分吧。但是，我也知道你，奇怪之餘，一定要想到人家爲着什麼要這樣顛狂的原因。到這裏，你也許要生出同情，不一定你不爲他哭吧！……呵！過望呵！過望呵！

我幾次約他來看你一次，起先，他總不言不語地搖搖頭表示拒絕了，到後

來，我們鼓起勇氣跳上公共汽車到了至德里門口下來，鼓起勇氣走進衙堂裏，但是一走到你們的門首，我們的勇氣又全消失了。『若是裏面吳老爺在呢？』『若是你正倒在吳老爺的懷裏呢？』『若是你看着我們去了冷冷地給我們一個招待呢？』幾個問題一問，我們就只有迅速地走了出來，走慢了，惟恐爲你家裏泡開水的丫頭看見了。唉！我們雖然對你生了無數的幻象，也爲你曲曲折折地解析你的行爲，然而，我們又那裏有把握說定我們知道你呢

這消息於我們是有幫助的。那一天到你家裏去的除掉我和伍以外，不是還有一個姓林的嗎？那個人是一個活潑極了的人，他的性子像流動的水，他的行爲像跑水鞋上的輪盤，那一天後，他是沒有一天沒有到G世界去過的，他非常愛秀紋的笑。談話的時候，每每因談到秀紋和你的比較，引起劇

烈的事端。他不否認你的美，你的藝術的成功，但是他不贊成我們對於這樣傾倒，尤其是伍的爲你而病，更使他笑脫牙巴。你的情形，我們總是問他，而他又每每不等到你出台就隨秀紋走了。但是，他常常告訴我，說你十天就有八天請假的時候！呵呵！我不敢想像這裏面的原因呵！你爲什麼也常病呢！你爲什麼原因病呢？我不敢想像呵！

[伍近來病的更厲害，雖然還不至臥床不起，然而病是不能否認的。我也可以病哪，但是我爲什麼要竭力地避免我的情感呢？這完全是爲了他和你原故，——說到這裏你未免要喊起希奇來了，不錯，不錯，爲了他爲了你我才勉強地不病。你希奇就去希奇吧。

還有一件事，我應該在這個時候告訴你的，姑娘，你以爲我們是你所認爲的某司令部的職員嗎？唉！我知道，你看到這裏，你的神經要起極大的變

化的。小姐！乾脆地說一句，失望呀！只有使你失望呀！我們不但不是司令部職員，而且還是一貧如洗，專門靠自己筆尖子謀飯吃的文士。呵呵！恥辱！恥辱！你也許要笑我們了，文士！多麼窮酸的一個名辭呵！但是，小姐，你要知道，如果我們真是司令部裏的，那我們的心也許不會容許我們這樣對你了，如果我們是「官」，我們的心必定是蒙上了一層灰色的網幕，我們的情感也許像古井裏的水一樣，寧靜地冷僻地很難得掀起熱烈的波浪，小姐，那你那裏又有機會這樣無條件地接受兩個純潔青年的愛呢？

愛，姑娘，你也許要錯認吧！一個男子他能夠供給你的衣食，那就算愛嗎？不，不。多麼難得解釋的愛呵！總而言之，我們知道你，我們知道你一定是個禱求着愛的人，一個想得到超物質生活以外的安慰的人，姑娘，

真正的愛，就如何你那所理想的。

你的生活，雖然表面上透着許多安祥愉快的顏色，但是你的內心呢？呵呵！那裏能夠逃出我們的眼光？小姐，你是不是正在感着空虛，你是不是感到人生意義的稀薄呢？

我的朋友，爲你病了的伍，他的確是一個可愛的人，能爲一個人而病倒，在今日就是不容易找到的事。小姐，可憐他吧！他現在專心等待你的手掌去撫他流血的創處，他才能夠睜眼重復見到光明呢。呵呵！小姐，這可憐的文士已經爲你病倒了，你也應該知道一些。讓我來爲你們祈禱吧！

我，不久就要離你們了，放心不下的只有病了的伍，小姐，你願意使他繼續生存再努力一番事業嗎？這只有你才有這權力！

唉！人生多麼單調而孤寂呵！轉瞬死和老就襲近我們了，我們能夠一點東

西不帶地回去嗎？小姐，願意你明白這點。

你來吧！我們都望你來。但是，不來也不是我意料之外的事。祝你愉快！她一口氣把信看完了，因為平素喜歡看小說的原故，所以裏面所寫的倒沒有不懂的地方。這一封長信一字一句都攢到了她心的深處，驚和喜的情緒在她心裏作起戰來。她閉上眼睛想起了那天晚上來的三個青年，不禁倒抽了一口氣。又重新把信讀了一遍，忽然自己又想哭起來，零落的身世一幕一幕展現在他的眼前，逗起了自己目前所受的壓迫，幾日來蘊集着眼淚，都在這時候迸出來了。但是一想到那個爲她而病了的人，她臉上又浮上一些微笑了。

她看了一眼寄信的地名，舉起信來吻了一吻，隨手插在衣袋裏去了。

小丫頭莫明其所以地看着她。她懶懶地下了床，臉上參雜着淚痕和從來沒有見過的紅潤。招着身叫小丫頭走近身邊，在梳粧台上拿了兩毛錢給她，低低

地對她說：

『你替我到G世界去說我夜場不能到。不要教別人知道了。』

她的聲音微微地帶着顫戰。

(六)

包車夫把車子拖出衙堂口來，她跳上了車子，照例地由他舉起脚步向G世界的一條路上跑去。

她坐在車上異樣地不安，包車夫由他的手掌上感應到她在車上不停地轉側。

『老馬！……』她喊了包車夫一聲，自己又回轉頭去。老馬的脚步頓時慢了，回過頭來望了她幾回。而她的下文還是沒有。他又向前跑去。

『走慢一點哪！』她說了又回轉頭去。

這使老馬不勝其駭異了，在平常，只說他跑的太慢，雖然他流着滿頭大汗，而她總沒有這一樣叫過他。他又回頭來把她望着，而下文還是沒有，只看見她含着笑不住的望車子後頭。

他只得依照他的話慢慢地拖着了。低低地說着『時候怕要到了。』好像要藉此來提醒她。

看着看着G世界到了，香煙廣告牌上的電燈極其機械地紅底綠底在循環，許多游人也都忙碌地在奔走着了。

老馬忽然聽到一聲『停下』，趕忙把脚步收住了，回過頭來，看她正笑着臉，右手向左邊一條路上指着。『向那邊走吧。』

老馬只得依她，他自己也知道問題來了。

走到了那邊街上，她忽然竟叫他停下來。而這個時候四十多歲的老馬也有

機會得到他夢想不到的幸福，她笑殷殷地對着他，並且極親切地對他望着。這倒使老馬恢復了二十年前初次見着女人的時候的心情，臉紅紅地侷促地在一旁站着。

『今天我G世界不去了。』她笑着對了他。這使老馬更不懂了。而她又說了下去，『不要緊，白天我已經叫人去請了病假呀。』

漸漸地有一些人圍了攏來，老馬一陣臉紅，心裏又像無窮地愉快。

『現在不說別的了，我今天要去會一個朋友，你拉我到H路去吧！』她重復上了車。『不要教人知道了，回來我重賞你！』

老馬掉轉了車頭，又向漫長的路跑去，她坐在車上欣賞那兩邊映在地上的樹影極美麗的跳舞，心裏充滿了愉快和驚怕，這種偷偷地跑去會一個男子，在她還是第一回呢。

老馬的汗水漸漸地滲透他那青布的短衫的外面來了，越走下去，街頭的景象越淒涼，兩邊的街沿上沒有一個行人的影子，靜寂得連一片樹葉落地的聲音都聽得見，燈是那樣的矇矓的，在樹蔭裏射出一些疏散的黃光，天空黑漆得怕人，在兩邊空地上孤立着的房屋，冷冷清清地像一所在綠草蒼蒼中間的墳墓一樣。她跳躍着沒有停止過的心房，這時候不禁使她戰慄起來，而老馬仍舊慢一陣快一陣地被圓轉的車輪催了向前走去。

一直等到老馬的短衫全都汗濕了，才到了且路的起頭，那一帶像另是一個國度，店家正輝煌地開着店門店門引誘顧客，納涼地人拖着鞋子搖着芭扇仰望着天空，和剛才來的那一條路上的淒涼簡直是天地之別。

這一輛富麗的包車投在這街心裏，已經是夠那些人驚奇了，何況包車之上還坐得有她這樣一個麗人呢？於是有些小孩子就在後面緊緊地跟來了。

那信上寫着的地方，很容易地就找着了，她走下車來，這時候她心裏的跳躍沒有法子抑止，幾次舉手去接近那門環，幾次都像筋攣一樣縮了回來；神經緊張得幾乎使她倒在地上。

這裏有許多小孩子更驚奇地看着她，其中並且添了幾個年青的女子。

下了極大的決心，終於把門拍了兩下，她好像待判決的囚徒一樣等着命運的賚賜。

開門的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婦人，當湘雲的影子躍入她的眼簾時，她幾乎把門重新關上了，直覺告訴她，這位美麗的姑娘一定是走錯了。

「請問你，這裏有不有一個姓王的？」她聲音戰顫着，又重看了一看門牌。

「沒有！……姓汪的？」開門的總認定她是走錯了門兒。

『那麼，有不有姓伍的住呢？』

『沒有。』她總認定她是走錯了門兒。

她完全失望了，幾乎倒下身來，她望着那黑寂的屋子裏發怔。圍着的人更多了，有些竟唧咕着像在議論她，老馬實在看不過去了，走攏來說：『姑娘，你找什麼人呀！回去吧！』

這聲音本來是很低的，或許沒有鑽進她耳裏，她直沒有理他，只對着屋子裏發怔，那四十幾歲的女人也爲她弄得莫明其妙起來。

『呵呵！那末，這裏有不有一個姓林的呢？』她似想起了什麼。

『沒有！』她機械地搖着頭，『姓林的？』

沒有法子她只有轉身出來，她望了這門廬暗暗地嘆了一口氣。走到車子邊旁，老馬立了起來，準備讓她坐上去，但是她像失了神似的倚着扶手呆呆地望

着天，又從懷裏模出一個信封來，看了又插進去。她幾乎要哭出來，她受騙了，她被人家斫傷了！

許多人都圍着她。

『什麼？一個女人？……』一個聲音從門裏傳出來，接着一陣劇急脚板踏着扶梯響，湘雲也像有人在昭示她，她的精神頓時奮發起來，連忙離開車子向門前走了兩步，而大門裏已經有人出來了。

大家都吃吃地笑着，當看到那一個人出來的時候。

出來是一個年輕的男人，他穿着西裝的襯衣，黃色的短褲。他臉上帶着許多慌張和驚愕的色調。瘦是瘦得怪可憐的，頭髮蓬鬆在頭上，拖着一雙拖鞋，兩根瘦削的腿兒，像兩根挺出水面的荷葉梗子一樣。他望着她幾乎要喊出來，『你來了，你真的了，玉珊小姐！』

她倒有點面熱起來，她認得出來的那一個青年是她所要找的伍，事實雖然就這樣地迅速成功了，倒是在成功的時候她的勇氣成問題了。進去呢？還是回去呢？一看那站在口門像風中弱柳似的伍，一股同情心，一股熱愛，油然地發揚起來，然而，她這時候連起先叩門的勇氣都消失了，

看着他們兩個人，圍着的少婦們又恍然有所悟底吃吃地笑了。

『小姐！進來坐一坐吧！既來了。』他的聲音不像出來時節的低微。

她無知覺地跟他走了進去，門隨即也關上了。

看的人中間，有幾個爬在門口，從縫裏偷看了一回，一直等到他們失望地搖頭的時候，其餘人才走了。

老馬如有所悟地搖了一搖頭，把車子拉在大門口放着，自己却在踏脚板上坐了，不知在那一個時候他就那樣閉上了眼睛。

(七)

這已經是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伍的病當然是全好了，湘雲的力量確能把他從死裏拖了回來。這可以說他們的黃金時代，湘雲在唱過之後時常跑到他們這裏來，有的時候，他們一同携了手到F公園去小步，有的時候，他們從G世界和她出來在那修潔寂靜的馬路上走去走來，她活潑得像一隻靈瓏可愛的小鳥，伍呢，也像恢復了在他自己認為已經死去了的青春，王當然也是快樂，在伍和她的中間，他好像一員忠誠的僕人，有許多地方他們得了王的不少幫助。

湘雲的假兄假嫂當然也知道這回事，這於他們是何等重大打擊呵！他們對於湘雲的希望是大極了的，他們希望她將來為一個富人賣去，至少可以得兩

三萬塊錢，吳老爺就是他們目的物。而現在湘雲却跟一個窮措大的文人要好，這不是使他們大失所望嗎？

吳老爺倒不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以湘雲這樣美麗的女子，在他家裏，至少可以拿出半打來，他之所以仍舊不時到湘雲這裏來的原故，完全因為受了那兒嫂們的慫恿，同時他的自信心使他自已不由得不驕傲：『我的能力不能夠抵敵一個窮書生嗎？』『我偏要弄到手！』這一點，緊緊地被湘雲的兒嫂們捏着了，

湘雲個人呢？她是比以前快樂多了，雖然兒嫂們有時做出怪樣子來干涉她，但她也像有把握似對他們毫不客氣，她的兒嫂在這時候也沒有法子奈何她。因為她到底不比單純賣淫的野鷄，同時也因為她有不少朋友的原故。

事情只要做過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就不成問題了。她常常一個人跑到伍的家裏去，也沒有誰圍着她看了，四十來歲的女人也不阻擋她了。

他們在花陰柳下度着極甜蜜的光陰。

※ ※ ※ ※ ※

轉過做山石，他們雙雙地走到池畔來，一對交頸的鴛鴦爲他們的足音驚醒了，細微的波紋把牠們載向那邊去。

「你看，把牠們的美夢驚醒了！」男的看着牠們。

女的只是微笑，一隻手舉起手去整裏適才被風吹亂了的短髮。一隻手挽着男的手臂，體態極其輕盈地。青曜岐的旗袍鑲着的紫羅藍色的湖綢的長袖，被風飄拂得像栩栩的蝴蝶一樣！男的穿着深藍的色西裝，頭髮梳得光整可愛，皮鞋亮津津地，無處不表現他們滿意愉快的神魂。

他們坐在池畔的一排靠椅上，清明的水，倒映了他們倆的影兒，這時候還是下午四點鐘，F公園的遊客聊聊地可數，這偉大的秀色，就好像專門爲他

們倆專設的了。

這男的就是從前囚首垢面的伍，愛情的聖水，不但把他的靈魂洗得乾淨了，就是他從前不修邊幅的習慣也給他驅逐得點滴無餘。這時候，他臉上只蘊集着不可言說的神秘的喜悅，頭髮也沒有從前那一種薰味兒，他現在恰變成往日爲他所痛惡的專事服飾的小白臉一樣的了。

女的自然是湘雲，她現在連自己也不能否認是在愛海沈醉着。但是，可憐她的生活是陷於兩個絕大的矛盾中，所以她始終不能接受愛神所賣給的全部。離開了愛神的懷抱，即刻就要走到魔鬼手中，離開了甜蜜的和平，馬上就要去領受惡毒的殘忍，離開了愛人的嘴唇，馬上又要去迎合自己討厭的人。這矛盾的生活把她纏住了。

「願作鴛鴦不羨仙！」伍看見那一對鴛鴦從遠地踏着水過來，指着對她說。

湘雲回頭對他笑了一笑，這一笑，幾乎把靜穆的水面也逗得笑起來了。他連忙伸過手來握住她的手，低着頭一味地欣賞她笑過後的桃腮，她倒爲他看得有點難以爲情起來了，頭一偏，又笑起來。

『這廣大的園子裏，如果缺少了這天真的鬢笑，那牠的價值也就有限了。』他把她的手緊了一緊，她不禁叫了出來，回頭，他迎上去就和她的嘴唇接了一個吻。她又笑起來了。

『不要胡鬧了！提防有人。』

『有人怕什麼，連這個都知道讚美的，那他真沒有資格到這園子裏來坐。』

『當真，老王爲什麼還不來呢？』

『是呀！還沒來，我幾乎把他忘了。』

『你那橫直不顧人家的，無論人家怎樣顧你。』

『不要那樣講，我沒有不顧人家的事情。』

『你看王爲我們盡了多少力，你病了他爲你請醫生，你不能做稿，他把自已養家的薪水拿給你用，他可以說無處不爲你幫忙，無處不爲我們着想，而你倒好忘記他。』

『我並沒有忘記他。……提起請醫生，就請來了你這一個寶貝。你的唾沫就是上好的藥汁，你的手指就的頂好針砭！』

『少說那些吧！』她嘆哧一笑。避開他的目光。

『湘雲，你看近來王好像總不快活似的，老林說，他有一次看見他一個在老豫泰喝酒，一個人在P公園痛哭呢。但是，他看見我們又怪好的，說起要如何如何地幹一番事業，說他幹陸軍，叫我仍舊努力文學，並且叫你也努力藝術。這一晌他穿也穿得隨便極了。在平常他是最愛漂亮的一個人。』

湘雲沒有回答，止呆望着池裏捲捲的波紋，伍把她一推，她轉過頭來對他微笑，又趕忙低下頭去，低低地說：『我觀察也是一樣的，我總覺得他好像有好些心事說不出口似的，我又覺得我們對不起他。』

『那到不會這樣！不過，他有心事倒是真的，先不先就有一個家累的問題，自己要走走不掉，你是知道的，他早就有意於陸軍哩。』

『我看，他的心事或者還不止這一點兒吧。』她說了低下頭去，紅潮浸過了她的耳根。

『老林那東西，真墮落，所以人不能有多多的錢。』他一個人說。

鴛鴦又交着頸子睡了，他和她也默默地對着池面好像是要在那水底找到一樣東西似的。

『你看，那邊不是王來了？』伍偶爾抬起頭來就看到王一個人在那邊樹蔭

底走着緩步。

『怪可憐的，像古墓裏出來的幽靈！』她也抬起頭來，一看果然是王的背影，她就站了起來，扯出手巾招着叫着：『仲方！仲方！這邊來！我們在這裏！』

伍也幫着她喊，那邊的那位青年也像聽到了，向着白手巾的影子就放開腳跑來。

他已經到他們的面前，一邊揮着汗，一個帶笑着說：『我找你們半天，東也找不到，西也找不到，我還以為你們又同到G世界去了呢！』他伸手進衣袋裏找手巾，總沒找着，只好拿手掌向額前擦汗了。『手巾又沒有帶來。』

『我這裏有哪！』湘雲把自己的手巾遞給他，王的臉頓時紅了，接過來擦着。擦完了又遞還給她，她正要伸手接過，王的手却縮回去了，說：

『送了我吧，做紀念品，我馬上就得走呢。』

『又聽見你要走，要走要走也不是一回了。』伍嘲笑着他。

『這回可真的要走了。』

『走到那裏去？』湘雲走近王的跟前對他很淒楚地一笑。『不是從軍去吧

。』

『正是要從軍去！』

『哈哈！壯士！』伍說。

『老伍，你不要這樣來譏笑我！你這種連報紙也不看的文人，我想你也絕對不知道國事糟到何等程度！我明白地告訴你，現在我們的緊隣J國已經調動他的步隊了，爲了前次我們把他無故進口的兵艦打壞的事情。J國是我們的世仇，我們積了若干年的心力底準備着和他宣戰，然而他還藐視我們，以爲我們

一切還和從前一樣地幼稚，爲了一件自己不在理的事情竟敢與兵前來想一逞往日施用的詭計呢！唉！在這種情勢之下，實在不容我們不起來了，朋友，在平時，社會國家的確沒有給與我們一點什麼，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自然露地對國家有了好感，我並不是因爲想到亡國的慘痛才起來作戰，也並不是想自己得做亡國奴才起來自救，我是受了良心的譴責，好像有一種大的力量在敦促我叫我前行。」

「那末，你決定去了？」伍慘然地問。

「當然決定了。」

「那末你的母親和外祖母呢？」

「正要告訴你了，剛才我還從幾家書店裏來，我把我自己的心願告訴了他們，並且請求他們把我幾本書三年的版稅預先算給我了。現在我已經有了六百

元，預備明天晚上把我母親和外祖母送回N省去交給我一個姑媽，我馬上就回轉來應徵去。」

「這樣總不能算完全解決了母親的問題。」

「當然！在這個時候也只有這樣了，還希望有一個更完滿的解決嗎？不過，我設或不幸打死了。她們也還可以抽收我幾本書的版稅度活呀！

一個短時期的靜默，池面上浮着的鴛鴦仍舊在尋牠們的好夢。

「仲方，你真有這個決心嗎？」湘雲說了這一句臉一紅低下頭來，又望了老

伍一眼，「谷飛！你看我去做看護好不好？——仲方，他們也招攷看護嗎？」

王望了她一笑說：「看護也是徵招之列，但是你何必去呢？」

伍只管低首無言，湘雲却儘鬧着要去，王的臉上流露一些忍捺住了的笑容。

「老王，你決定什麼時候走呢？」

「剛才還不是說過明天上船嗎？你不要亂說，我母親她們還不知道我把她們送了回去是去從軍呢！」

「那末，今晚與你去遊戲又是去不成了，你要知道湘雲爲你才告了假呢。」

「那有什麼不成？」湘雲搶着說，「就用做餞行禮吧！」

「要去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還有件多事情要幹呢！好吧，今晚就陪你們去看吧！湘雲的家裏不成問題嗎？」

「那成什麼問題！……呵呵！谷飛，我還忘記告訴你這一個不好消息呢！

「湘雲顏色突然變了。」

這使他們兩個都萬分地驚詫起來，谷飛急忙地進問着：「湘雲！什麼喲！」

她從容地把這一回事說了出來，原來她聽到了小的報告，知道她的假兄假嫂正在討論把她賣給吳老爺的價錢，這消息原來是極祕密的，恰巧那天給那小的頭聽到了，跑來告訴她。

『這怎樣好呢？老王，你替我想一想看！』伍縐着眉頭，好像又有一件事情把他心兒緊緊地鎖了。

湘雲只是笑，看了伍的樣子她更外笑的厲害。他好像不把這件事放在心裏似的。

王望了那蔚藍色的天空一會。似有所得地說：『那怕什麼，這只看你們自己了，老實說，天下沒有真能壓迫人的壓迫，受壓迫的完全是自己碰上去的。他們要設法蹂躪她，你們不是生成有的就是腿嗎？爲什麼不逃之大吉呢？』

湘雲回過頭來望了伍一眼，伍仍舊是解不開心裏的束縛，眉縐着，頭低着

，時而嘆着氣。

『老王！你是知道的，我的問題沒有你那樣單純！』他又嘆着氣。

『好了，現在我們不用討論這些了，再到別的地方去轉一轉就好回到美麗川去吃晚飯，吃過晚飯，就好到天蟾看尙小雲去了。』她離開他們，緩緩地走近池邊去，明澈的水把她含着深笑的面龐映在裏邊。

這邊老王走近了伍的身邊，他好像明白了伍的心事低低地對着他說！『老伍你不用着急了，沒有錢我這裏可以先拿三百元去橫豎我也用了這許多。最好是，你們也能夠不等到厭迫成事實的時候才走，預先走，省得麻煩。走，最好是到P城去，那裏我們有好些朋友，老馬在那裏也很好，去找他，生活問題我想總不至大起恐慌。』

伍抬起眼來表示極感謝的樣子望了他一眼。大家又靜默了下來。

「老伍！青年人！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別要這樣顧前顧後！」

「老王！你知道我的問題不比你的純單呵！」

這時游人隨天色的沈暗，漸漸加多起來，一對對的情侶在綠蔭深處不時地出入，膩人的笑語在風中激盪着，影月已經隱隱地挂在東邊的一叠雲巖裏了，榭集子也戰動戰動地唱着晚歌。一切都成了這愛情之國裏的極優美的點綴。

「那邊誰來了？像是林先生！」湘雲正從池畔走近他們，就發現了她認識中的一個人影。

王和伍都抬起頭來，照她所指的望去，果然那邊是林來了。

「這伙像近來越弄越糟了，昨天他家裏又免了錢來，非搞他一下不可，簡直可以說搞他就是救了他，不然他一點也不知樣地就花完了。」老王一邊對着林

搖手，一邊對伍說了這些，湘雲在一旁笑着。

對方已經有了反應，一會兒功夫，林就站在他們的跟前了，遠遠地還有年輕姑娘跟着他。

「你們又在這裏！呵呵！湘雲姑娘也在這裏，難怪我老遠看到一個穿青衣的小姐對我招手，我還以為你們又從那裏發了財來呢，」林說了轉過頭去對那邊立着的女子望了一望。

「胡說！你這伙像現在又可以活動了，那邊來是誰？為什麼不請過來見見？」王一看就知道那女子是同他一道來的。

「誰呀！呵呵！」他又回頭看了一眼。好像佩服王的目光似的。「恐怕不足登大雅之堂呢！」

大家都明白了，只有湘雲不大明瞭，不，也許她比他們更要明白些，在他

們相互大笑的時候，她却一個人微笑着在理她的鬢髮。

『老林！好久找不到你的影子，到底到那裏去了？局裏你也沒有去了。一天到晚在外面亂來是不對的呢。秀紋呢？』伍拍着他的肩頭。

『那裏！那裏！沒有亂來呀！……』林笑着說。

『沒有亂來！遠證是你去秘密地找過王醫生，近證是那位遠遠地立着的小姐。你辯嗎？』老王迫着他。『是哪！老頭子又免了錢來，橫直不要自己費力得來的，用了又何妨哪！』

林的臉上馬上罩上一層緋紅，指着背過頭去的湘雲對王懇求地搖着手，王和伍都忍不住笑了。

『有條件！明天早晨你到我家裏來一來。』王說。

『是的，一准來！我還有要緊的話和你說呢！』林急忙着要走。

「林先生今晚一同到天蟾去吧！」湘雲回過頭來。

「不能夠呢！改天奉陪吧！」林笑着又回頭望了一次，那邊立着的女子已表示不耐煩的情形。

「他那裏能夠呢！」王又笑他，「去吧！去吧！不要讓人家等的發急了！記住明天來！」

林如過到恩赦的囚犯一樣，對大家點了一點頭急忙跑過去了。

他們看着他把那女子帶過樹林裏去了之後，湘雲就提議就趁這個時候到美麗川去用晚餐。當然他們都沒有異議。

老天爺的面孔漸漸地沈黯下來，一切都在朦朧中湮沒，間或有一兩隻歸雁在他們頭上掠過去。

從大路走上了曲徑，從曲徑又走上了坦途。經過了一些假山石和一些整齊

的矮樹，已經離出口不遠了。

『呵呵！』王忽然站住把手插進衣袋子裏，半天沒有抽出來。

『怎樣？丟掉什麼東西了？』伍趕忙地問，湘雲也望着他。

他搖了一搖頭臉上呈着極神祕的笑。發狂似的拖了他們兩個人的手向那邊樹林中跑去，他們倆個要問也不好問，要不去也不能，只得隨他跑了。『險些兒忘了！險些兒忘了！』

到了樹林裏，伍已經有點出氣不迭，湘雲的臉也紅了。伍一把扯住他說：

『老王！你瘋了？』

『那裏！那裏！有一件事告訴你們呢！』他又把手插進衣袋子裏去，眼睛望着林子外邊。

這使他們倆個人莫明所以地望着他。看了他發呆的樣子，更外不好問得。

他向外望了一會就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小小的盒子來，把盒子打開，湘雲跑攔去一看，頭就低下來了，而王却望了她笑着。

『老伍，你看！』他從盒子裏拿出兩個赤金戒指來，盒子又向身上一放，臉上頓時莊嚴起來。『谷飛！湘雲！我是不久要從軍去的，戰死是在我意料中的事情，今後我也許不能再和你們在一起，或者不能再見一次了。所以，在這個時候，爲紀念我們的過去，爲紀念我們的將來，我不能不備一點紀念品給你們。』他又把兩個戒指拿在手裏。『這裏是兩個戒指，不要弄錯，這戒的意義不單止紀念我們的友情，同時我還希望你們能夠用他來紀念你們自己。』湘雲，你是知道的，我這位朋友的心；谷飛，你也是知道的，湘雲待你的好處，人生本來是枯寂，得一個相了解的朋友可以說無上的光榮。你們既然性情相投，又深深地相愛，所以，我在這臨去的時候要撮合你們兩個人永遠成爲最好的朋友。這

戒指就做你們的互約，看到戒指，你們就自然而然地相愛，看到戒指，你們就可以想到贈戒指的朋友——或者是那一個骨暴沙礫的人。」

他的聲音帶着沈着的沙啞，伍低着頭，像跪在牧師面前的信徒一樣，湘雲簡直要哭出來了。

「你們伸過手來吧！我爲你們一個人戴上一個，戴上了以後，你們就是終身的伴侶了。誰也不能離棄誰，誰離棄了誰就是誰對不起我。」他把他們的手牽了過來，他們好像被一種力量使他們沒有猶豫的餘地，戒指却戴在他們左手的無名指上了。

湘雲偷看了他幾回，只看見他慘白着臉在爲伍套戒指，她幾乎又哭出來。

王一轉臉，他們相對着苦笑了一下。

在這陰沈的綠蔭下一個長時期的靜默。

『好了！這下我們可以到美麗川去了。』王動身要走。

他們慢慢地踱出公園的出口處，坐了黃包車向美麗川拖去。

※ ※ ※ ※ ※

從天蟾舞台出來，已經是夜深了，伍送湘雲回去，王一個人踏着月影歸來。

他今晚喝酒很多，在戲園裏被鑼鼓一打，走出來又被冷風一吹，倒有點醉意了，兩腿軟軟地挪着向回家的這一條路上走來，又在一個大百貨商店買了一些準備帶回去送人的禮品。

到了家，踏上樓梯就聽一個很熟的聲音，在和他母親談話。他一驚，醉意就退了一大半。急忙地跑上樓來，那聲音越聽越熟，只是想不起是誰來。

『呵！』當他推開自己的房門，不由這樣叫出來了。原來說話的不是別人，乃是剛才和伍一道回去的湘雲。他的酒意全退了。『湘雲，你怎樣又來了

？」

湘雲一時像說不出話來，只低着頭弄着衣鈕。王也不去逼她，把東西放在桌上，自己對椅子上倒。

「你醉了吧？」湘雲看了他的樣子說這一句。

「那裏醉。老伍呢？」

「他回去了。——我看到你大杯大杯地喝，我心裏就在爲你當心，我爲什麼來，我來就是要看看醉後的你，和醉後的你所說的話。」她翻着眼角望了他。

「呵呵！可是我沒有醉呀！你還是回去吧！不是時候已經不早了嗎？」

「你的意思大約以爲我不該來哪！是不是？」

「不是！不是！有什麼應該不應該？」他站了起來，「那末，你就多坐一會好了。」

湘雲嘆喙地一笑，連他的母親也笑了。

『我來問你，你爲什麼要去從軍？』她說出來了之後，才想起王先前的話來，一看他母親的樣子倒沒有什麼大變，她才放心了。

王笑着，看他那驚慌的情形，搖了一搖頭表示叫她謹慎同時又叫她放心似的。說：『那我早幾年前就有這意思，不過是那時候沒有這好機會，因爲我實在不願爲內戰而犧牲。又因爲那時候還差一把力。』

她似乎懂得王的意思了，她把眼睛閉了起來。低低他說：『我知道你是有原因的，我也沒有法子阻止你不去，不過希望你能夠不自苦就好了。』

『那當然！謝謝你的好意！』王苦笑了一笑，望着她，她也正睜開眼睛，四隻目光相觸，頓時她低下了頭。

靜默，靜默，只有那已經被收檢到網籃子去了的時鐘仍在那裏鏗鏘鏗鏘地

走着，母親莫明所以的望着他們。

終於還是王來打破了這死寂。他把剛才買來的水菓解了開來。「吃點水菓吧。」

她隨手拿了一個水蜜桃，一邊吃着，一邊又問了。「你看伍他是不是能夠了解我？」

「那他怎麼不了解你呢！前回還爲你病得要死，可見得他的愛你了，不過他是老實人，只有一個心竅。」

「我要做一件事！」她望着他，肩頭聳了一聳，同時笑起來。「只怕他不了解我，那時候就糟了。」

「什麼事？」王急急他進問。

「這時候可不能宣佈。」她的肩頭又聳了一聳。「你將來總可以知道的。」

王寧神想了半天，忽然像得到了什麼似的站起來說：「你是要做看護婦去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並沒有這樣想過呀！」

「那麼，是什麼呢？」

「不是說過現在不能宣佈嗎？」

王也不問了，專心地去吃他的桃子。過了半天，才低低地說了一句：「我想，他總可以說是能諒解你的了。」

他們又談了一些關於老林的問題，她又向他母親敷衍了幾句。看了一眼手上的錶已經快三點鐘了。他催她回去，她也就站了起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王替她拿了皮包。

『自然，她一個人能回去嗎？』他母親插口說。

也不待湘雲的回答，他就決定送她回去了。下得樓來，外面恰好有兩部黃包車，他們就跳上坐了。車夫也不算蠢，腿長的把步伐縮短，腿短稍微跨得大些，兩個車恰恰地並排走着。

『仲方！我今天連自己也不知怎樣在這深夜會跑到你他家裏來的，你先前問我，我幾乎答不出來。』她轉過臉來。

他打了一個哈興，什麼也沒有回答她。車子望前進。

『我們後來不知道還能夠再見不能呵！仲方，我願我們別後再見你一次，你呢？』

『那就說不一定了。我也是那樣願望。』他又打了一個哈興。

車子在怕人的夜氣中前進。他們的話也就完了，他的頭時常埋在掌中，她

時常轉過臉來向他望着，而他却像失了知覺似的。

又是她先打破這沈寂。仲方：我總覺得你一走，我們就要遭逢不幸似的。』
『那有什麼不幸？只要自己認得清楚，向正途上走去，那有什麼不幸呢。即使不幸，那也是你們的榮耀呵。』

『你明天什麼時候上船？我來送你。』她說着在皮包裹找出一樣東西，遞把他，『這我送給你作紀念吧。』

他接了過來，原來就是她常常挂在胸前的那一個金製的鷄心，捏開一看，裏面還嵌着她的一張相片，他不禁舉起來吻了一下，那邊的她却嘆喏地笑了。笑聲把他驚醒了過來，頭部一陣昏亂，鷄心幾乎掉在地上去了。他只低低地說了一句：『謝謝你！』連望也沒有望她，就把鷄心收在衣袋裏去。

從此就只聽得車夫們不諧和的腳板聲，和樹尖子上風的歡笑。

至德里，那一堆頹敗的房屋，他們可以看得見了。

(八)

江安輪泊在江心像一個小小的山丘，這時候許多匆忙的行人，在上面不規則地蠕動，叫囂聲和着那拍在船邊的水響，構成一種極慘厲地呼號，淡白色的月兒，映在那滾滾的水裏，水光的反射，把江面倒弄得迷糊起來，小汽船在水上勇敢地馳騁着，尖銳的汽笛，好像把那些泊在岸邊的小艇都震得直掀起來，一些微黃色的燈亮一點點羅列在四圍，也許是眼的作用，看去，好像那些燈亮都在那裏忽明忽滅似的。海關的大鐘時針正指十一點，那一排一排聳立着大洋房子的最高樓上，還有燈光從窗子裏射出來。

兩輛汽車來到了江邊，脚夫們趕忙像蒼蠅一樣地圍攏來了。有許眼明的，

看到沒有行李擺在裏邊，就悄悄地走開了。門一開，車箱裏先走出三個青年來，隨着那個車子裏也出來一位小姐，和兩位年紀老了的老太太。他們共同地望了那巍巍地江安，各人心裏都有不同的情緒，然而大家倒都能裝出笑臉來。

汽車「艘」地一聲在遠處消失了。他們過來扶着兩位老太太慢慢地向江安輪的搭板走來。

『老王，你回來再打S埠過吧？』一個青年問。

『不一定呢！或許我再到S埠來一次，坐T P車到P城去也不一定呢。』扶着一個老太太的青年回答。

『王先生！我真願意你能夠再來一次呢！』是那個年輕的女子說的。

不用說，這是伍林和湘雲送王到N省去的時候了。那年紀老的就是王的母親和外祖母。他們剛才從一個菜館子裏出來，這一個別離的筵席，他們都深深地

感到淒切。王是在送母親和外祖母回去之後就要應徵從戎去的，從此這幾隻同居的雁子，就要各走各的道途，一邊仍舊在S埠肉色裏沈醉，一邊却孤零零地飛向那槍聲刀影中去了。尤其是湘雲和伍，他們倆自己也知道他們的事完全是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他們還疑心到王之所以去從軍，於他們是不無關係的。反而是王，他倒感覺得快樂些，他以為一切問題自今而後都可以了了，自己的精神肉體從今而後都有了寄託了。至於兩個老太太，她們却含着莫大的愉快在想像祝福她們十年睽隔的故鄉呢。

他們走上了搭板，「吃嗒」「吃嗒」的水聳更聽得清楚。一些已經在上面安息着等候船開的搭客們都引長頸子看住他們，但是與其說看住他們，毋甯說是看住湘雲一個，他們漸漸地走近船身了，像微微在太息着的機輪聲直送到他們的耳裏。他們扶着兩個年老的太太在閃動閃動的搭板上走過去，王和林他們都

在前邊，只有湘雲在後邊跟着。忽然一聲嘆息在他們一團人中間發出來，王回頭一看，湘雲的臉却正掉過去，低着望了那黑漆的江流。

『湘雲，快走呀！看，你一個人落後。』王笑着說。

『好！』一個極淒切的聲音回答，湘雲的臉仍舊掉在一邊。『你們先走呀！』

他們登了船板，茶房們就上前帶了他們到先前預定了的房間，兩個老太太回憶起當年坐洋船出N省時的情形，臉上露出甜蜜的微笑。她們目前幻現了N省城舊時的城廊，恍惚聽見了一些N省人的口音。

到了房間裏，大家都沒有話談，本來是誰也預備了一番話在這時候說的；但是一走進了這豆腐干大的房子裏，大家的心緒似乎都爲這「吃嗒」「吃嗒」的水聲，這赤黃色電燈擾亂了。王對着他們只有微笑，他們對王也只有微笑。

那時候，明月正朗朗地懸在天空。

『我想明月總不會有兩個吧，你對着明月在天之涯，我們對着明月在海之角，我們還可以說是沒有別離一樣的呢。』湘雲望着窗外的明月這樣說，她的聲音像悲劇家所說的話，那樣淒切動人。

『是呀！總算是上帝的仁慈了。讓人間也有這麼一輪明月。』王不自然地笑着。『老伍，湘雲，我想你們也不如早走了爲好，湘雲的兄嫂那無論如何不會讓你們這樣無問題地下去的。你們可以到P城去呀！那裏不怕找不到你們倆口子的生活。橫直路費也不成問題了，還是以早走爲妙。』

『我的意思和你一樣。只是她，她說她還要做一件事情才能動身。不過遲早是要走的。』伍說了望着湘雲，湘雲很自然地對他笑了一笑。站在她背後的林，却從她的肩後對伍望了幾眼，臉上馬上透着血紅，好像有一樁事要說似

的。

『湘雲，你還有什麼事要做呢？』王看了林的樣子趕忙拿話來掩住他，一邊對林斜看了一眼。

『自然有一件事呢！現在不宣佈吧了。』她扭了一扭肩頭。

『何妨說出來大家聽聽呢？也許有可以幫忙的地方。』王說。

『她要我們幫忙？老伍又要了何用？』林笑着望了老伍。

『不能說呢！說出來，就做不成了，原諒我吧。將來你們總有知道的一天。』

大家也不好儘逼她，只知道她有一個把戲的安排吧了。老太太在籃子裏找出水煙袋來，一口一口地吹着煙，一味地等汽筒叫。

『湘雲！你家裏近來待你到底怎樣？』王很關心的問。

『和從前差多了，本來，我自從認識你們以後我的行爲本來也太乖張了。昨天晚上，我跑回去已經是三點鐘，他們還在等我。我一進門我嫂子就惡狠狠地對我問了一聲，並且告誡我了一頓，照例我惟有不理他們回房睡了。正睡的時候，小丫頭跑來告訴我，說：我兄嫂將我賣與吳乃超的事，已經成爲事實了。我當晚一直沒有落過枕，』湘雲說這些，王和伍和林都爲她發起急來了，倒是她自己反像有把握的樣子，態度怡然。

『你看，老伍！事情已到這一步了，你還不趕快走！』王對伍加一種責備。

『不！不能怪他。』湘雲爲他辯護。『他對我說過不止一次了，不過我還有一件要幹的事情，而且最近我還有這個力量使他們不敢把我怎樣。』

『什麼事情呢？我的小姐！』

她又笑而不答，這些人更沒奈何她。

大家又繼續把預備了的話慢慢地吐了出來，只有林，平日著名善於辭令的，今天却像十六七歲的姑娘一樣緘默起來。大家笑着催問他，他却始終搖頭不答。老王簡直說他是爲一個姑娘所棄而起的反動，他也只呆呆地以微笑答他，江裏朦朧的漁火，在久倚在欄杆上的湘雲的眼中看着看着一個一個地銷滅了。

又到了夜深，茶房不住地打着哈興，表示說：『你們送客的可以走了。』

還是王催他們，他們才想到「送君千里終須別」這一句話。大家才動腳走起來，她和林只要求王在去從戎之前再到S埠來一次，王已經答應了他們。

當走出船身到了搭板上的時候：王站住說：『老伍，湘雲，我走後，你們要和我未走時一樣哪，老伍爲人，比較老實些，我希望湘雲永遠地愛他，也永遠地爲他所愛。要知道用眞愛情製造的船隻，是無論什麼大風大浪都不怕的，』

都無損的。我願意在刀光砲火下時候展讀你們倆個寫給我的關於紀載你們的幸福光榮的書信，那就是一顆無情的子彈穿入我的前胸時，我還要用我最後的力量爲你們祝福呢。哈哈！」

大家都默言，就是要勉強發一聲苦笑來和他一句，也是千難的事。

走出了碼頭，許多在夜氣裏像老鼠一樣梭來梭去的黃包車就湊攏來了。伍趕上兩步，就同他們把價錢講好。

『老林你回那裏？』伍問林。

『你們先走吧，我還要說話談呢！』

他們上了車子，大家都很淒慘地搖着手，王和林立在那裏，看着那車子轉了灣才繼續談起話來。

『老王，我有一個消息告訴你。』林做起那很神祕的樣子。『你知道老伍

是娶過親的人嗎？」

「噢！他娶過親？屢次問他，他總說沒有。」王不勝駭異的說。

「沒有？現在已經到S埠來了。一個年紀青青的婦人。」

「你怎樣知道的？」

「老伍的信不是由我轉嗎？她來了，要找伍，自然只有到我這裏來。所以我這响老是在困難中，你想，老實告訴她吧，那老伍的幸福之夢。不是馬上就要打得粉碎；不告訴她吧，一個孤零零的女子豈能夠久住S埠呢？真是難爲極了！」

這使老王錯愕得驚呼出來，他對於伍的信仰幾乎全失了，他想是他對不起湘雲，把她拚命地從火坑裏拉出來，又把她送到痛苦的深淵裏去。他一頓脚，不由地長嘆一聲，「呵！老伍呀！」

『怎樣辦？老王，她來找過我幾次了，怪可憐的一個好像要墜入深巖的女人，我幾次都想爽快告訴她伍的住址。』

老王好久沒有回答他所問的話，他只用牙齒緊緊地咬着下唇，時而顫起腳來向剛才他們的去路恨恨地望了又望，他想湘雲知道了這回事以後一定要怨他，恨他，說他們是騙子，而且又必然地，是他非得知道不可的事情。林看了他這樣子，也只有和他一樣地不開口了。

『……那末，你還是不要告訴她的好！唉！老伍這傢伙，他簡直不對我說起。』老王突如其來地說了這一句，打破了靜寂的空氣。

『這是沒有法的事，到了那時候，誰也計較不了那樣多，愛情這東西是不能拿理智來衡量的。』

『你還是不要告訴她，告訴她，他們就完了。』

兩個人又入於靜默了，靜的江面，靜的街頭，靜的江安輪，繪成一幅死寂得可怕的圖畫。

王像瘋狂了似的跑幾步跳上了一輛車夫正在打盹的黃包車，但是，隨即又跑下來了，被他驚醒的車夫，揉着睡眼望着他，他却又跑回來站在原處。

『找老伍去！』他大聲喊起來。但是總沒有走動半步。

『上船去吧！老王！你的神經錯亂了，我扶住你。』老林一手扶住他，兩個人又從顛抖的搭板上走回船去。

『老林，你決不能告訴她呀！』

『好，你先睡一忽吧！』林把他扶到房裏睡了，他母親看了他這個樣子，莫明其所以地走過來替他蓋上一條氈兒。『老王，回頭見了，如你能再來S埠的時候，』

林向他告別了，他不言不語地只點了一點頭，看着林走了出去，『記住我說的呀！』最後才低聲地說了這一句，林走出去了。

他腦筋裏像有一個大輪盤在轉旋，勉強把眼睛閉上，就像有無數的火星在眼前迸裂。有時他舉起兩隻手來，微笑着向空撲抱，有時他把牙齒磨得叫起來，有時他狂笑，有時眼角上又挂着一串淚珠。這時候他的一切動作，都像另有一種力量在主宰着似的。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做呢。』他記起剛才湘雲的話，又恍惚看見她的肩頭扭了一扭。

——我對不起她呵！她嫁了一個富人不是更好嗎？我爲什麼要去誘她呢？
——將來的變化，好像有誰在暗示我。不堪設想呵！不堪設想呵！

|王送母親回去之後，終於沒有重到S埠來，就乘T.H.路的火車到北方去了，他對他母親說是到北方去找官做；自然，他母親無量的歡喜。

※ ※ ※ ※ ※

雖然那一次J國和我國挑戰沒有成爲事實，然而我國的軍官學校却在那時候成立了，王去考，自然不成問題地被取了，但是，同時J國在那個時候新設的兵工廠也就有四個之多。

只等一個時候到來，兩國愛國男兒的熱血，將要把太平洋的水染成另一個顏色。

※ ※ ※ ※ ※

每天拖着槍排了隊出去，又拖着槍排了隊回來。軍官學校的生活就像這樣的了。

。幾個月來沒有得着伍和湘雲的信的王，每天都引頸待着。他到軍官學校來了以後，只接到他們的兩封信，一封信是覆他寄給他們的到岸信的，一封信是告訴湘雲已經脫離了G世界的事情的。

他很掛心，不知道伍的女人仍舊在不在S埠，也不知道他們到底逃走沒有逃走。

——呵！是吧，或許他們逃走了，沒有寫信的餘刻吧，然而。他們又向那裏去了呢？

他常常這樣想，也只有這樣想才能夠比較地得到慰安，他望他們的消息比望他自己母親的消息還急切些。然而總使他失望。

——月兒呵！是不是有一個叫湘雲的女孩子這個時候，也在對望着你呢？
每當月色從窗子格子裏射進來的時候，他在濃重的鼾聲裏，從床上爬了起

來，走近窗子旁邊，仰頭對天望着。那聰明的月兒，也頓時變成了一個美麗的面目，好像她是一面鏡子把那正在望着她的湘雲的臉子映在裏邊了。

——呵！那不是湘雲嗎？

他用手在眼皮上揉擦看是否夢境時，那月兒可仍舊是月兒了。

好容易他接到一信了，信是從S埠發的，沒有寄信人的地方，他心裏跳動着，手顫顫地把信拆了開來，然而是老林寫給他的。他讀了下去：

『仲方：人間事真不可預料，人類的行爲真不可預測啊！你到軍校已經是半年了，這半年在你當然是說有什麼變動，可是在S埠的幾位朋友們却都非往昔了。仲方！這爲時還不過半年，如果有十年八年，那真不堪設想了！短促的人生啊！

你也會聽見過湘雲和老伍的事嗎？我知道，北方是不容易看到南方的報紙

的。呵呵！離奇慘厲的他們的結局呵！我今天有空的時間，不妨寫一點來告訴你，並且，朋友，我現在也覺悟了呀！我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浪漫了，每天照例要譯一點東西，這空餘的閑暇是不容易得到的。

你還以為他們仍舊像從前那樣地幸福嗎？唉！自從你走後一切就慢慢地變了，那天，江干送別的那天，我就好像感到一層恐怖，回來的時候，我一個人坐在車上，一些可怕的幻象關於伍和她的直跑到我腦筋裏來。第二天我去找他們，他們也不勝惋惜地談到你，好像他們的幸福都因為你之走而走掉了一樣。

這是你走後兩個月發生的事情，那一天，伍在天還沒有大亮的清晨跑到我家裏來了，我從床上驚起，一看他那幅死灰色的臉，我的睡意就完全嚇退了。他的眼睛紅紅地，像是剛才哭過來的，衣服上有幾處沾了一些泥土，

像是一個玩皮的孩子，剛才從嬉戲的圈子裏跑回來的一樣。他看到了我，手兒顫戰個不住，口張着益發說不出話來，只眼睛閃閃地將我望着。

仲方！你知道嗎？他的妻子終於還是找着他了，那不是我的過錯，我會千方百計地騙她。使她相信我的話不同老伍會面。唉！誰知道在一天的下午，伍和湘雲從C公司出來恰巧就和他的妻的遇着了呢。

在這裏我不能不說湘雲是一個奇女子了，當時伍對着他的妻子說不出話來，湘雲却慚白地和她說話，於是她知道她是他的妻子，並且是特意找他，到S埠已是不少地辰光。仲方！你可以想像得到那個時候的伍如何地窘迫呵！然而湘雲，這奇女子却這樣說了：『你是他的妻子，我也是他的妻子，在以前而他確沒有對我提起過你，所以就弄出這種岔子來了，現在，沒有法我已經愛了她，沒有法子把他丟掉，我們就同嫁他一個人吧。』他的妻

子本來是鄉裏才上街的人，她說的，自然是同意的。於是伍的妻子也接回來住了，而湘雲待他並不壞於從前。這一幕我們尙且爲他提心吊膽的喜劇，到現在居然這樣完滿地解決了。仲方！你也覺得奇怪吧。

老伍屢須說對不住她，屢次向他的妻子提出離婚意見，然而，屢次爲湘雲阻止了，說：『如果你同他離婚，那我就同你離婚。』老伍的只得算了。老伍屢次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同他一道潛逃，她總是含笑不答，卽答，也不過是這一句：『我還有一件事沒有做呢！』

還有值得告訴你的，就是在那一幕喜劇開幕的時候，伍同時被C書局聘定爲編輯了。生活固定了，到底要比那編書要有把握些。所以伍，他自己也無窮地快活。

今天這一大早就跑了來，並且臉色那樣地可怕，這不能不令我驚奇了。

「老伍，你這樣子！……怎樣哪！出了什麼大問題嗎？生病嗎？」我搖着他肩膀問他。

他像昏了過去一樣的，搖了半天，忽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一把摟着我。

「玉珊！不要棄我！」

我捏了他一把，他的神志才清醒了點。也認得是我站在他跟前了。「老林，救救我！救救我！」又嘆起氣來，又哭起來了。我幾乎被他弄昏了。

「老伍！怎樣哪！」

他這才把這件驚人的變幻告訴我。以下是他說的話：

「老林，你知道吧，湘雲要嫁給吳乃超去做姨太太去了，這並不完全是她兄嫂的主張，一半是她自己願意。昨天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就連忙跑去問她。你知道她怎樣回答？她說：『這是我的自由呀，我要嫁他你又怎樣？』

『我聽這個話，我幾乎倒下身來，恨身邊沒有手鎗，不然，我相信我一定會把她先打死，然後我再死在她身上的。我當時益沒有多說半句話就走了出來，耳朵裏就只聽見她的冷笑。』

『到了家裏，我的思想更外亂起來。妻子坐在我的身邊，我又恨不得有把手鎗把她殺了，提着她的頭跑去見湘雲去，但是我懦弱，我沒有勇氣。終後我又想到，不如自殺吧。自殺的勇氣或者可以有吧，晚飯時就將人家送我的一瓶「白蘭地」拿出來喝了，在我喝的時候，我的妻在旁邊露着驚奇而勸又不敢的目光。我的思想又變了，我想，如果我死了，她一個人在這舉目無親的S埠如何辦呢？並且我家裏還有父母，還有兄弟，如何對得起他們呢？固然湘雲在我目光中已經不是一個妓女了，但是一班人他不要譏笑我，爲一個妓女而死嗎？我心裏想起這些，瓶子裏的「白蘭地」也吃完了，遍

身發起熱來，血球在身內不住的跳躍。我剛才想的都置之腦後了，我要爲一個妓女死，我要贏得她的眼淚，我要贏得她的同情，我要在她潔白的心靈上加上幾點紅血。

『當真，我昨天晚上就一個人跑了出來，妻在後面跟着問我什麼時候回來，可憐我什麼也沒有回答她，就狂奔出去了。到外面被風一吹，我的神志又清了一些。然而我的腿還不由自主地向F江頭慢慢地走去。後來。F江頭終是呈在我眼前了，滾滾地江流，組成一個「嘩浪」「嘩浪」的聲音，那聲音攢到我的心裏，使我蒙上一層恐怖。我一個靠在一根電桿下呆想：『我就葬在這裏面嗎？我死了果真激得她的一聲苦笑嗎？我死了的屍體，能穀永遠地留在她腦筋裏嗎？呵呵！失戀只值得報復呵！』老林！我那時候，果然起了這個念頭了，我想那裏去找一件殺人的武器，先把她殺了

，然後自己再死在她的身上。但是我沒有勇氣，並且這深夜又那裏去找武器呢？

『我知道這是我對不起她，最初我絕對沒有愛情施在她的身上，她却把一顆處女的心交給我。但是，也可以說她對不起我，等到我真愛她，非她不能生存的時候，她却輕輕地把我棄了。唉！我不想到我生命史上應該有這麼一段傷心的故實，也因為有這麼一段傷心的故實結束了這一生。朋友，你也許初料所不及吧。』

『最奇怪的，自從仲方走後，她對我雖然仍舊沒有兩樣，但是她的性情却大變了，沒有以前的活潑，失去了以前的溫柔，而變成一個剛強底男性的女子了。我幾次和她商量逃走的事情，她總搖搖頭像似等待什麼。現在我才知道了：她是決意要作吳乃超的侍妾呵！』

「老林！我現在什麼都完了，自殺我也沒有勇氣，報復我也沒有勇氣，我什麼都完了，昨夜我一個在F江頭哭到天亮所以這一早來找你。我現在預備帶了我的妻子回到家裏去。」

「從此我再不踏繁華城市裏的塵土了，這次我得到的教訓，使我更覺人生的意義稀薄，世界的無聊。還是老王有先見之明，痛痛快快地跑到槍林彈雨中尋求靈泉去，唉！說起老王，我真的辜負了他一番盛意了。唉！唉！唉！」

他說完倒在我房裏的沙發上哭起來。我的同情之火也燃燒着，唉！還記得我們在G世界沈醉的時候吧，你如在S埠的時候，你聽到這個消息，你的悲痛或不減於老伍呢。

我當時勸了他一回，我有什麼力量能抑止他悲哀呢？

第二天晚上老伍就同他夫人一道悄悄地搭了輪船回到數千里外的故鄉去了，那天只有我去送他，他一談起往事就哭了，他望着那S埠射發的紅光，好像在和牠們道別似的，那一幅淒慘的圖畫，我沒有法子寫出來，末了他輕輕地對S埠道了一聲：『永別了！』，那船就載着他一顆破了的、心循着航路前進。

老王，你以為事實就這樣簡單嗎？老伍失戀了，回去了，湘雲嫁了，嫁給吳乃超去了！呵呵！老伍，那你未免太不聰明了，太不了解湘雲了呵！

在伍走後的四天，新聞報的本埠新聞登着了這一段，現在剪給你着吧：

『妓女逃婚。▲與人戀愛▲兄嫂斃命▲臨婚潛逃，本埠X路至德里長三妓女

名湘雲者，年二十，曾在G世界羣芳會唱京劇，頗得一班聽衆歡迎，該姬貌絕鮮豔且活潑可人，是以拜倒石榴裙下者，頗不乏人，當在G世界時，識某

生等三人，於是發生戀愛，往返甚密，其僞兄僞嫂偵知之，乃設計求本埠大紳士吳某收買爲妾。該妓初猶拒絕，繼乃欣然應諾。不意於昨日臨娶之時，忽報該妓失跡，其僞兄僞嫂亦被人殺於C路。身中數槍，形至可慘。現捕房竭力追求中，想此中必有一番内幕也。餘容續報。」

第二天登的更詳細了：

「昨本報載妓女湘雲逃婚事。迷離恍惚，至有趣味。不意昨日下午六時餘，本報編輯部忽接得自本埠寄來書信一封，上書玉珊寄，拆讀之，卽該妓所寄與本報者也。今將原信錄後，此事之內幕不難窺見也。主筆先生大鑒，這封信是爲我自己辯護的，也是爲一班人所急於要知道的，請你劃一點篇幅登了吧，我就是你報上所載那一段「妓女逃婚」中的妓女，唉！不想我居然能幹得出這件事來，我老實告訴諸位，那兩個人，雖說不是我殺的

，却不能不說是因我而死。他們是名義上是我的兄嫂，實際上是兩個大騙子，我本來是好人家的小姐，在七歲的那一年就被他們騙來了，他們教我學戲，又教我學種種媚人的方術，我都承受了。到了後來，我進了G世界，他們於是竭力地叫我媚住吳乃超那有錢的人，我才知道他們的用心了。我恨他們，我腦筋裏時刻未有忘記我可憐的老母。同時我立誓要找一個能夠了解我的男子，爲我報了這莫大的冤仇。果然，我在G世界就找到了，然而找雖是找到了，他們却和我一樣的沒有力量，但是那個時候我愛了他，沒有力量，我也顧不了。我們來往得非常的密，我們曾有過偕逃的計劃，但是，如果不除掉他們這兩個騙子，我心裏總像不甘的，恰巧那個時候吳乃超受了他們的慫恿定要娶我做妾，我起先倒恐怕使我的愛人聽了難過，但是後來一想，這樣答應了，不但是可以藉吳某的力量來報仇，並也還可

以試驗愛人對我了解的程度呢。於是我就決定了，決定了嫁他，決定了報了仇以後就逃走。果然，我的愛人誤會了我一個人離開了S埠了，果然，吳某聽了我的話，而他們兩個也在他的黨羽的手下廢命了，果然，我也逃出了虎口，還我自由之身了。記者先生！我不想到我居然能夠有勇氣做這種事，我自己也高興極了，但是，我也悲慟，我雖然救出了自己却失了一個愛人，並且發覺了從前愛他的錯誤。從今以後，我要到天涯海角去飄蕩了，我要去找一個真正能夠了解我的人。先生！你接到我這封信時，也許我正在車廂裏面向着那茫茫的綠野遼望；讀者們看到這封信時，我的影子也許不知道在那裏消失了呢。」

仲芳！離奇呵！離奇呵！老伍不是太不聰明，太可憐了嗎？這女子不是太可愛了，也太可怕了嗎？

我有這個心情時，將要爲她寫一部小說呢。祝她得着幸福吧！

仲芳！你軍營中的生活也還過得來嗎？」

他看完林給他的信，他渾身的血液好像都停止流動起來，他又是驚，又是喜，又是擔憂，又是惋惜，結果他手上的槍支無意中向上一倒，一聲響，把他驚醒了。他把信接近了嘴唇，狂吻着。

——湘雲！誰能最了解你，誰能最愛你？呵呵！怪不得我臨走的時候，你總說：『一件事情要幹呢。』

——你飄流到那裏去了呢？

——呵！莫不是來做看護婦吧。

像是一股電直射到他的心間，他身上感到一層微微地寒顫。

光陰如箭似地飛過，轉瞬仲芳的一年零六個月的軍官學校受業期已滿了。他被派到第三軍去實習。又經過了六個月的實習期，仲芳已經是一個富有軍事知識和經驗的營長了。

他的母親仍舊和兩年前一樣底健康，並且還爲他定下了一個媳婦，這是他所反對的，但是已經定了，也是無法可想的事，他的意思永遠不回去在外漂泊就可以避免了。

這一响爲了一個J國人在我國境內失蹤的問題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J國人藉此要求長川在我國境內駐兵以保全他們僑商的生命及財產。我國當然是不答應的，這廿年來訓練陸軍和製造槍砲的成績，使我們對外徒增了無窮的勇氣。據某外交家推測，這次交涉，也許要引起國際戰事，而這次國際戰事，也不一定J國人定能勝我。

這二百年來被壓抑的火燄，這時節都集中在三百萬健兒的身上燃燒起來了。

※ ※ ※ ※ ※

交涉是看着看着走向爆發的路上去了，政府一面敷衍着，一面招募後備兵。差不多自從有史沒有的勝況，這時候都有了。招募兵額一共只有一百萬，而報名的竟超過四倍以上了。

只等待一個時機。

※ ※ ※ ※ ※

外交破裂了，全國對J國宣戰的空氣異常緊張。戰爭之火，終於燃燒起來了。

老王的第三軍恰巧開往前鋒，在一場惡戰裏，他被傷在脚部了。砲火聲中

，他知道已經有人把他抬起來，並且走着。

等他把眼睛再睜開時，他已經在野戰病院中了，腿部的痛楚，使他知道受了重傷。白蝴蝶似的看護婦。在他面前殷勤地伏侍。後來一個看護告訴他，他才知道自己的一隻腿已經是被擊斷了。

他反而倒因此得到許多安慰，自己的生命可以說是結束一半了，這殘餘的生命就拿去侍養老母的天年吧。

※ ※ ※ ※ ※

拿同情來醫治任何病症，那是比單純的醫藥要容易見效的。在野戰病院這些醫生，看護，他們本着人道主義，本着愛國熱潮才到裏面來，自然，對這些成了殘廢的愛國男兒，是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同情的。他們爲他殷勤看護，爲他小心治理，於是折了腿的仲芳，已漸漸地就痊了。

這裏有一個年老的看護特別愛護他，差不多她所有閒暇都花費在和他談話上了。那年老的看護的頭髮差不多全白了，然而，令人奇怪的，她的臉却又像少女一樣呈着嫩紅，眼睛上戴着一幅古式的眼鏡，說起話來的時候，也故意地裝出老年人的聲調，那一聽，就知道是不自然的。仲芳他的想像力不能超過他所能料到的以外，他只以為這老年人的看護之所以能夠保持少女一樣的美麗，完全是因為她自己是一個醫生是一個看護的關係。

她每天來招扶他，時常帶了一張戰報來坐在他跟前裝起老喉嚨讀給他聽，有時裝得太不像了，她自己也不覺笑了出來。他只把他當一個老母親，時常在這裏咀嚼母親給與的愛的滋味。他的創處漸漸地合口了。

※ ※ ※ ※ ※

全國奔騰的熱血，直把那野心勃勃的丁國戰敗了。聽哪！這勝利驕傲的凱

歌。

※ ※ ※ ※ ※

仲方的腿部算是全好了。醫生爲他接了一隻木足，也能夠行動自如，只是精神因爲流血太多的原故，還沒有恢復傷前的康健，所以政府仍舊叫他在病院裏調養。

其實他自己也並不願出來，在裏面有那一個待他同母親一樣的老年看護，他覺得走了出去，也許永遠不會再有這樣的享受了。

一天傍晚，他正在拿着一本新出的從軍日記在讀着，那年老的看護推門進來了，他和往日一樣地走攏來，很親切地摸了一摸他的頭髮，充滿了愛意的柔和的眼光從古式的鏡片裏射出來，觸到仲方的身上，使他無形地感到一種戰慄。

「謝謝你呢！老人家！」他抬起來望着她。

『你今天覺得比昨天怎樣？』她笑着，裝出那沈着遲滯的聲音。

『沒有多大的變動呢。老實說，我願意我的病永遠不變好也不變壞，讓我在這裏多住一些日子就好了。』

『這裏有什麼好呢！年青正是幹一番事業的時候。這樣說，那我反倒害了你了。』

『那裏的話呀！你老人家看，折了腿的人還有什麼希望吧！老實說，我之所以從軍並不是爲的想幹一番事業呢？』他有點黯然神傷的樣子。

『快不要說這話哪！青年人後望無窮呢！』她像母親一樣地安慰。

『我的後望麼？就只有死了。』

『你的性格真有點奇怪。——我陪你到花園裏去散一散步吧！』

他自然願意陪她一道到花園去，因爲每當他煩悶的時候，和他一到花園裏

去就能夠得到許多慰安。他們倆立起身來，他慢慢地挪動木脚，她半扶着他，走向花園裏去。

花園在病院的後邊，面積也有相當的大，是專為病人療養而設的，這時候正是一個蕭索的三秋，樹葉子都依稀地零落了。他們倆走到一塊大石頭上坐下，她盡她的職責為他墊了一個墊兒，她自己在他身邊坐着。

『老人家！我真奇怪得很，為什麼像你這樣大的年紀的人，臉上的臉色還像一個年輕的少女呢？』他望着她的臉，把他久已懷疑的地方說出來。『如果沒有這白髮覆在頭上，我幾乎要錯認了你呢！』

『呱！你也有朋友像我嗎？那可奇怪極了。』她笑着，裝做的老態顯然不能存在了。

『是呀！……還是不說他吧，老人家，你有什麼法子能夠永遠地保持你的

顏色呢？」

「那沒有別的希奇，自己珍重，同時利用科學方法吧了。」她笑得更厲害

。

「科學方法？我不懂，我想你老人家一定有別的法門。」

「你不懂就算了！你說，你說你剛才沒有說完的話和我相像的是你什麼人？」

「不說吧，說起你老人家一定要罵我了。同時我自己也難過。」

她不禁嘆喟一聲地笑了，這使他格外驚奇，什麼人都可以想像得到年老的人決不會有這樣的笑吧。他注視她，連她的手臂，連她骨頭都看遍了，她只有低下頭來。

「我不罵你，你說吧，我平生最喜歡聽講故事呢。」

他被迫地只有說出來了，說出他自己從前浪漫的史跡。

『我愛一個女子名叫湘雲。』

她的臉埋下去了。一會又抬起來，腮邊透着笑意。

『她是S埠的妓女。我們那時候是知道尊重青春的，所以我們就在繁華的G世界——那是一個游藝場——裏認識了她。她和別的妓女不同，窮的我們也能和她來往。那個時候我們的好友一共有三個人，我和一個姓伍的同時愛了她，後來姓伍的竟因為她病倒了。我沒有法，只有犧牲自己去成全他們的姻緣。唉！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姓伍的自己也不知道吧！我們竟那樣地愛她，而她，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居然能夠竭誠地愛伍，當時我是犧牲了，誰知道這犧牲反倒促成我從軍的初志早日實現呢？你不要笑，以為竟有人癡到為一個妓女而死呢。其實，我愛了她，我好早就不把她當成妓女了。後來我到了軍隊裏半年才接

到當日三個朋友中一個姓林的來信，說伍因為那湘雲要嫁給一個流氓氣走了。老人家！你以為那湘雲果真要嫁那一個流氓嗎？不，不，她原來是要藉那流氓的力量去殺那拐騙她的兩個仇人哪。及至等到那兩個人被殺了，她也逃走了。在這兩年裏，我沒有一天不想起她，她雖然沒有死，但是人海茫茫那裏去找她呢？我沒有她，我的生活的意義也就有限了。」

『就是這女子和我相像嗎？』在他說這一般故事的時候，這老人家儘笑着，結果她問了這一句。

『是呀！如果不是頭髮白了，簡直是沒有兩樣呢。』他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鷄心來，打開遞給她看：『你老人家看吧，這相片不是很像嗎？』

她接過鷄心，並沒有看裏面的相片，臉上頓時慘白了，她的眼淚也瑩瑩欲墜了。這到使他莫明其妙起來。

這一切都使他如在夢中：

她突然立起來把古式的眼鏡去掉了，又伸手上去，頭上的白髮也隨手掉了下來，這時候她忍不住哭了，忍不住撲倒在他懷裏了。

他明白了，這時候他多日的老年看護就是他渺無消息的愛人湘雲呵！

他們相抱着流淚，又相抱着狂吻。圓圓地柔情脈脈地秋月這時候在樹枝裏窺探着這一對情人。

忽然仲方立了起來，他的木腿已能健步如飛了。「走！寫信給老林去！」

十七年八月九日脫稿於上海

管

人

一三四

